

唐代長安西通涼州兩道驛程考

嚴耕望

序 言

- (一) 元和志所記涼州通長安兩道詮釋
- (二) 南道驛程
- (三) 北道驛程
- (四) 結 論

序 言

新唐書二一六下吐蕃傳稱唐代盛時，「輪台伊吾屯田，禾菽彌望。開遠門揭候〔埃〕署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無萬里行也。」實際里數則長安至藩屬西境一萬二千里。此即指長安通西域主要道路而言。

此道可分爲三段。其一，長安涼州道；其二，涼州安西道；其三，安西更向西通西域諸國道。安西以西之行程，賈耽所記頗詳，新唐書錄附地理志之末，中外學人已多所測論。而安西東至長安之行程殊少論究者，惟陳沅遠唐代驛制考（史學年報第五期）第五章驛程紀要略有所述，云自長安經邠、涇、原、會、蘭、鄯、涼、甘、肅、瓜、沙、伊十二州達于安西都護府。今人言唐通西域之道路頗取其說。實則陳考驛程一章僅屬臆測，非有實證；其述此道行程尤多謬誤。如秦州天水郡爲古今通西域之要道，杜翁秦州雜詩云「驛道出流沙」，（秦州）東樓云「萬里流沙道，西征過此門。」即指通西域之驛道言。陳考不及秦州，而由會州迂迴蘭、鄯乃至涼州。如此行程，固非不可通；然迂遠千里，其非重要通道無疑。

按長安通西域道關係唐代政治、外交、軍事進退、與夫國際貿易、文化交流者甚巨，故今綜合史傳、地志、詩文、政書、雜著，旁搜本草、佛藏，兼採敦煌殘卷及宋代地圖石刻拓本，詳為考論，凡途程所經州縣軍鎮關津館驛，有可考者，皆表而出之，以為研史者之一助。原擬題為「唐代長安安西道驛程考」，但寫至涼州，已字逾七萬，爰改今題。其涼州以西，另題唐代涼州安西道驛程考，將刊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三本中華民國開國六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幸讀者取並觀之。

唐代涼州以東之交通極為繁盛。通典七述開元時代國內交通狀況云：

「東至宋（今河南商邱）、汴（今河南開封），西至岐州（今陝西鳳翔），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千里，謂之驛驢。南詣荆（今湖北江陵）、襄（今湖北襄陽），北至太原（今晉源縣）、范陽（今北平），西至蜀川（今四川）、涼府（今甘肅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里，不待寸刃。」

宋、汴、幽、并、荆、襄、岐、益皆為自漢以來視為內地之大都市，交通之盛，固不待言。涼府自漢世開闢，雖漸見繁榮，然隴外之地不無荒涼之感，唐末五代以後，更荒蕪日甚；而在唐世，其與長安之交通竟與幽并荆益並稱，此大可注意，所當疏證者。

通鑑二一六天寶十二載紀云：

「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胡注：「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按「安遠」當作「開遠」，參看岑仲勉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安遠門條。）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

按此蓋取明皇雜錄，讀史者或信其然，（如陳寅恪先生。）或疑不足信。（如岑仲勉先生。）考唐人反對西北用兵者固有「秦隴之西，人戶漸少，涼州已去，沙磧悠然」之語。（舊唐書一〇三郭虔瓘傳載韋湊奏事。）然西北屯田，積穀豐足，正史多所載記。故陳鴻東城老父傳述老父之言曰：天寶時代，「河州（西之譌）敦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廣記四八五引。）殆非虛語。且開元時代大凡鎮兵四十九萬，隴右一道（包括河西）幾居其半。通典云。「天寶中，……都計租稅庸調，每歲錢、粟、絹、綿、布約得五千二百二十餘萬端、疋、屯、貫、石。」其軍用所費「凡一（本譌作二；同書一七二，不譌。）千二百六十萬，而錫賚之費不與焉。」是軍用佔歲入四分之一。就中隴右一道（包括隴右、河西、安西、北庭四節度）都計五百二十萬，恰當全國歲入十分之一。大軍屯駐，支用浩繁，正促成地方之繁榮。史記貨殖傳云：「楊、平陽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

輸，時有奇羨，……以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正此類也。隴右民稱富庶，就某一角度言，不亦宜哉！

且溫公此條因哥舒翰爲河西節度使而附書之。河西節度治涼州，爲自隴以西最重要之政治軍事商業交通中心。慧立三藏法師傳云：「涼州爲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葱左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停絕。」是爲國際貿易發達最具體之說明。此猶唐初，及開元天寶時代，此一都市尤極繁榮。岑參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云：「涼州七里十萬家，（里一本作城。按涼州統五縣，非七縣；而元和志之涼州城南北七里，東西三里。作里爲正。）胡人半解彈琵琶。」度其人口當近五十萬。（按，赤水軍置在涼州城內，兵三萬三千人。此即一相當大之人口數字。）元稹西涼伎云：「吾聞昔日西涼州，人煙撲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樂，紅豔青旗朱粉樓。樓下當壚稱卓女，樓頭伴客名莫愁，鄉人不識離別苦，更卒多爲沈滯遊。哥舒開府設高宴，八珍九醞當前頭。前頭百戲競撩亂，丸劍跳躑霜雪浮。獅子搖光毛彩豎，胡騰（一作姬）醉舞筋骨柔。大宛來獻赤汗馬，贊普亦奉翠茸裘。」（全唐詩六函十冊）亦見開元天寶時代涼州繁榮之概況。又張鷟朝野僉載三：「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於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綺，飭以金玉，燃五萬盞燈，簇之如花樹。」而廣德神異錄（廣記七七葉法善條引）稱正月望夜長安影燈之盛，「惟涼州信爲亞匹，」「燈燭連亙十數里，車馬駢闐，士女紛雜。」此雖小說家言，然燈樹本爲西域胡俗，涼州多胡賈，此語未必盡虛。涼州市面繁榮，此又得一實證矣。

隴右富庶，涼州繁榮，西域商侶來往不絕，宜其與長安之交通狀況，得與幽并荆益並舉也。且敦煌發現水部式云，會寧關有渡船伍拾隻。今考此關在今景泰縣東黃河東南岸，與西北岸之烏蘭關對夾河津，當長安通涼州之北道咽喉。唐制，渡船各置渡子三至五人，則此大河關津渡子蓋約二百人，日渡行旅蓋以千計。通常南道行旅又較北道爲多，其蘭州金城關津之規模或又盛於會寧。兩道交通繁盛如此，益證杜佑之言爲不虛矣。

至於交通路線與詳細驛程，則此篇所致意者，具詳下文。其州縣關津之地望，以唐末北宋國防線內徙，故地名亦頗有內徙者，明清志書頗多以宋釋唐，差誤常數百里，今皆據唐代史料一一辨正。例如會寧關在會州西北一百八十里，與烏蘭關對夾河津，又於其西二十里置新泉軍以鎮護之。足見此地當交通軍事要衝。度其地當在今靖遠縣北約二百數十里景泰縣東黃河灣曲處之東南岸。宋人修新唐書地理志云在會州東南，乃宋關，非唐關也。明清志書如讀史方輿紀要及清一統志皆承此誤，云唐關在今靖遠南百里以上，楊氏唐書地理志圖遂亦誤繪，且不濱大河，失之遠矣。皆不取證唐人之過也。

（一）元和志所記涼州通長安兩道詮釋

元和志四〇涼州目云：「東北至上都，取秦州路二千里，取皋蘭路一千六十里。」「北」爲「南」之譌。取秦州路者，經蘭（今皋蘭縣）、臨（今臨洮縣）、渭（今隴西縣）、秦（今天水縣）、隴（今隴縣）五州及鳳翔府（今鳳翔縣）至長安也。「皋」爲「烏」之譌，里數亦奪誤。烏蘭路者，烏蘭縣置烏蘭關，與會寧關西東對夾黃河，具舟五十待行旅，爲西北極大津渡處，宜取名路也。路經烏蘭關及會（今靖遠縣北徙城堡地區）、原（今固原縣）、涇（今涇川縣）、邠（今邠縣）四州至長安，行程約一千八百里。兩道皆置驛。

按元和志此條，「二千里」不誤。下文云「東南至東都二千八百六十里，」可爲證。蓋唐宋志書，長安、洛陽間通常多云八百六十里也。至於皋蘭路一條，則頗多奪誤。如「一千六百里」顯有脫譌無疑。蓋涼州至長安無論如何走法，皆不止一千零數十里也。又按「皋蘭路」亦有問題。然欲知譌誤所在，當先明「取秦州路」之行程。

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邊防篇云：

「（秦州）河湟甘肅瓜沙路。自州（秦州）西北三百一十里至故渭州（今隴西縣）。又百八十里至臨州（今臨洮縣、舊狄道縣），又東北二百里至蘭州（今蘭州、皋蘭縣），北渡黃河出金城關二百六十里至涼州松昌縣，又二百一十里至涼州。」（最後二數字當有一數太小）

按秦州東至長安八百里，通典、元和志、寰宇記無異說。是總計涼州至長安一千九百六十里，與元和志「取秦州路二千里」爲近。復檢元和志卷三九，秦、渭、臨、蘭四州目所記里距如次：

秦州東至上都八百里，西至渭州三百里。

渭州東至上都一千一百里，東南至秦州三百里，西北至臨洮軍（即臨州）百九十里。

臨州東南至上都一千二百八十里。（較上條之和祇少十里。）

蘭州東南至上都一千四百六十里，東至臨州一百九十里。

是蘭州目所記至長安之里數僅較蘭、臨、渭、秦、長安間彼此距離之和差一二十里，可知蘭州入長安必取路臨、渭、秦等州也。復檢通典一七四，長安西至秦州

八百里，又西至渭州三百里，又西北至蘭州四百五里，（一作四百里，時未置臨州。）又西北至涼州五百四十里，共計二千零四十里。涼州目云，去西京二千二十里，與此各州間距離累計之和亦極相近。又檢寰宇記一五〇、一五一、一五二，秦州東至長安八百里，西至渭州三百里，蘭州南至渭州四百里，西北至涼州五百四十里。與通典同。又其所記涼州至洛陽為二千八百七十里。按長安洛陽間，既為八百六十里，是亦謂涼州至長安二千零一十里也。大抵此道行程約二千里之譜，則元和志所謂「取秦州路二千里」者，即指經蘭、臨、渭、秦四州之通道而言耳。取秦州道之秦州以西所經已如上述，關於秦州以東至長安所經，觀地圖，當以沿渭水至鳳翔府最為徑捷（即今隴海路所行），然唐宋志書不記秦州至鳳翔之里程。檢元和志隴州目，西至秦州三百四十里，東至鳳翔府一百五十里，至上都四百六十五里。鳳翔府目，西至隴州一百五十里，東至上都三百一十里。通典、寰宇記大抵相同，惟秦隴距離或作三百里，或作三百四十里，差異較大耳。按秦州至長安八百里，無異說，正即秦、隴、鳳翔、長安間累計之和，則所謂八百里者即經隴州及鳳翔府可知也。

由上所論，元和志所謂取秦州路二千里者，即由涼州東南經蘭、臨、渭、秦、隴諸州及鳳翔府至長安也。茲再就兵家進軍及僧俗行旅舉數實例以明之。

其一，周書一文帝紀魏廢帝二年條云：

「夏四月，太祖勒銳騎三萬，西踰隴，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

按姑臧即涼州，金城即蘭州；踰隴謂踰隴，在隴州西境，旋置大震關也。此次行軍當即取此道而西甚明。

其二，舊唐書薛舉傳述隋末之亂，舉起兵圖長安事略云：

舉據金城，進都秦州。遣子仁果寇扶風郡，陷之，將圖長安。會唐兵定關中，遣兵應擊，敗之，「追奔至隴而還。舉又懼太宗踰隴追之。」

按扶風郡即後之鳳翔府。是即由蘭州進至秦州，取道隴至鳳翔欲圖長安也。

其三，慧立三藏法師傳，貞觀三（元之譌）年，玄奘西行，由京師先至秦州，又經蘭州、涼州，至瓜州，達伊吾、高昌。

其四，岑參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全唐詩三函八冊參集一）云：

「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隴水不可聽，嗚咽令人愁。……西來誰家子，自道新封侯，前月發安西，路上無停留。……山口月

欲出，先照關城樓……。」

按此爲參由長安赴安西，道出隴州西境之隴山大震關所作無疑，詳後文。參又有西過渭州見渭水思秦川（同上參集四）、臨洮泛舟趙仙舟自北庭罷使還京、發臨洮將赴北庭留別及題金城臨河驛樓（皆同上參集三）諸詩，臨洮謂臨洮軍，即臨州。皆見參之赴安西北庭乃取道隴、秦、渭、臨、蘭諸州，正即前據各州間之里程所擬定之路線也。

其五，杜翁秦州雜詩（詳注七）首云：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

按隴即隴坂，在隴州西境，魚龍川即汧水，發源隴而爲隴州所瀕，鳥鼠山在渭州西，大道經其北麓，並詳後文。是杜翁西行亦取道隴州，度隴坂至秦州。本欲再西行經鳥鼠山，但烽火不寧，故心折而淹留秦州耳。

積此五事，以與前文據各州間里距所擬定之路線相互證，則元和志所謂秦州道二千里者，其行程甚明，絕無可疑矣。據岑參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詩，此道置驛。又杜翁秦州雜詩之三云：「驛道出流沙。」（秦州）東樓云：「萬里流沙道，西征過此門。」（皆詳注七）亦此道置驛之明證。蓋長安赴安西最主要之幹道也。「取秦州道」既經隴臨渭秦隴及鳳翔等州府，則所謂「取皋蘭路」者，當在此秦州路之東或西，而不經此諸州。或縱又過此諸州之某一二州，但決不會以所又過之州及其附近之地名稱之。今檢元和志三九蘭州，「隋開皇元年立爲蘭州，置總管府，取皋蘭山爲名也。」九域志三蘭州，「南至皋蘭山四里。」則「皋蘭路」者或當指經此而言，即經蘭州也。然蘭州既爲上述秦州路所必經，另道縱然可能亦經蘭州又過，但決不應稱之爲皋蘭路。復考皋蘭之名似始見於漢書武帝紀。紀云元狩二年三月，「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注引應劭說，地在白石縣塞外。水經注二河水注云：「灘水……又東北逕石門口山……疑即皋蘭山門也。」下引應劭說。又引關駟曰：「白石縣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灘水逕其北。」又檢元和志三九河州，鳳林縣東南至州八十里。石門山即皋蘭山，在縣東北二十八里。是在今臨夏縣西。由涼州向南，取鄯州路，經此皋蘭山，固亦可至渭州秦州。然若行經渭秦，即不得與秦州路對稱。若由河州向南行秦州路西南側，經洮、岷、成、鳳等州至鳳翔，固亦可至長安；然太迂遠，殆三千里以上，且不

見有行之者。元和志所述絕少有指此道之可能。故解釋此「皋蘭路」，頗有困難。

今考寰宇記一五二涼州目，云：

「東南至會州烏蘭關四百里，從關東南至州（會州）一百三十里。」

又會州目云：

「西至涼州六百里，西北至涼州五百四十里。」

烏蘭縣，「州西北，驛路一百八十里，其直路一百四十里。」

檢通典一四七，會涼東西相距六百里。元和志四，會州西北至涼州五百四十里。又云烏蘭縣東南至州一百四十里。據此，涼會間為一通道，且置驛，直道五百四十里，中經烏蘭縣，驛道凡五百八十里或六百里，但亦經烏蘭縣。烏蘭關，周武帝置，即在烏蘭縣，亦明見元和志與寰宇記。按會州在蘭州東北四百里上下，亦近黃河，約在今靖遠縣東北地區。或即打拉池西近黃河處，詳後文。涼州既可取烏蘭關路通會州，且置驛，是必為大道。今當追究會州至長安最可能之大道。按會州向東南以次為原州、涇州、邠州。今試就唐、宋志書所記此諸州至長安之里程及相互鄰接各州間之距離如下表：

	會州 至 涼州	會州 至 長安	會州 至 原州	原州 至 長安	原州 至 涇州	涇州 至 長安	涇州 至 邠州	邠州 至 長安
通典	600	1370	400	810	280?	487	190	310
	600	(顯有誤)	400		285?		190	280
元和志	540	1190	390	800	320	480	180	300
			390		320		180	
寰宇記	530	1190	390	原州已移		450	190	282
	540							

據此表所示，元和志、寰宇記所記大抵相同，通典亦僅少數不合耳。觀此表，會州向東南經原州、涇州、邠州，至長安，為一大道，故地志記各州至長安之距離，即等於此州與其東南鄰州之距離加該鄰州至長安里程之和也。涼州既可取烏蘭關道通會州，且置驛，會、原、涇、邠又為通長安之大道，則此烏蘭關道亦當

爲通長安之大道可知也。

今再考之史籍，原州經涇州、邠州至長安一線，爲唐代中葉唐、蕃攻守進出之主要路徑，史料甚多，皆詳後文。今亦僅舉四例以明之。其一，周書文帝紀及通鑑一五六述賀拔岳被害及宇文泰擊侯莫陳悅事，略云：

岳爲關西大行台，在長安，「引軍西次平涼，」召侯莫陳悅「會於高平，」與共討靈州刺史曹泥，「至於河曲，」爲侯莫陳悅所害。「其士衆散還平涼。」而悅退屯永洛（通鑑作水洛）。泰由夏州赴平涼，高歡亦遣侯景西來，皆欲代總岳衆，相遇於安定，景自知不敵而還。泰至平涼，會朝廷遣元毗宣慰，乃與毗及諸將刑盟，統軍至原州討悅。

按北朝安定在今涇川縣北，即唐之涇州；高平即唐之原州。平涼在原涇道上，是泰、景、毗三人欲赴平涼、原州，皆取道涇州也。其二，舊一九六下吐蕃傳載唐蕃會盟清水所定國界云：

「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谷縣。」

按彈箏峽在原州東南，當涇州通原州道，清水縣在今清水縣西，當隴州通秦州道，皆詳後文。鳳州，今鳳縣；同谷縣，今成縣，當散關通扶州松州道，（詳岷山雪嶺地區交通圖考。）是此盟詞所言分界乃舉長安通吐蕃之三主要道途而言，涇州至原州即其一也。其三，通鑑二四四大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請降，宰相牛僧孺議曰：

「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如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得百維州，何所用之。」

蔚如川即高平水，發源於原州治所西南山中，向北流經蕭關縣西北入黃河者，平涼在原州東原涇大道上。此明言原、涇大道，騎行之速也。其四，大中三年，吐蕃勢衰，蕃將以秦、原、安樂三州來歸，唐廷詔涇州節度使接收原州，鳳翔節度使接收秦州，詳後文。此亦各以大道所通而就近進兵耳。觀此四事，亦皆見涇州至原州爲唐蕃主道之一也。

至於原州至會州，因安史亂後地陷吐蕃，故唐史缺乏佐證之史料。然唐前史事固仍多可考，今舉數事如次：

其一，元和志四會州目云：

「會州……古西羌地，周太祖爲西魏相，來巡，會師於此。土人張信罄資饗六

軍，太祖悅，因命置州，以會爲名。」

是會州之名以宇文泰西巡會師爲名。按泰曾三度踰隴。第一次即上文所引泰至原州討侯莫陳悅時。泰由原州西南出木峽關踰隴而南至水洛城，詳後文木峽關條。此次未至黃河地區，且其時魏尚未分東西。其後，大統十四年，及廢帝二年各一次。廢帝二年事，乃踰隴抵至金城（蘭州）渡河至涼州，係取前述之秦州道，具詳前文，亦未至河曲、會州地區。故元和志此條所述亦非其時事。至於大統十四年事，周書本紀書之云：

太祖奉魏太子巡撫西境，自新平，出安定，登隴，刻石紀事，下安陽，至原州，歷北長城，大狩，將東趨五原，至蒲川，（通鑑無「將」字，又「川」作「州」。）聞魏帝不豫，遂還。」

按新平即唐之邠州，安定即唐之涇州，安陽在今秦安縣西北。是由唐之邠、涇西南踰隴山至安陽，又北出至原州。所謂北長城者，考水經河水注，「高平川水……東北逕高平故城東，……又北出秦長城，城在縣北一十五里。」周紀所謂北長城固有指此秦長城之可能。然云北長城，當對南而言。考史記匈奴傳云：「秦昭王時，……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又始皇紀，「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六國表，始皇三十三年，「西北取戎爲三十四縣，築長城河上。」則昭王長城在隴西北地之外圍，其後始皇擴土，又自榆中東至陰山，臨河上築長城也。按隴西在今臨洮縣，北地在今寧縣。是河水注所記高平縣北一十五里之秦長城，乃昭王長城，非始皇所築者。始皇長城係沿河而築，當在此長城北二三百里以上，則周文紀此條所謂「歷北長城」者，當指始皇長城而言，即濱河之地也。且周書本紀此條下云，「東趨五原。」若由原州直赴五原，當云「北」，不當云「東」，亦宇文泰由原州先西至會州地區之旁證。然則元和志此條云周太祖來巡會師於此者，即西魏大統十四年事。其赴會州地區之途徑，道由原州，即原州至會州爲一大道也。

其二，周書文帝紀又載後魏末期賀拔岳西至河曲事，云：

「（賀拔）岳爲關西大行台，……引兵西次平涼。……而（靈州刺史）曹泥猶通使於齊神武。……永熙三年春正月，岳欲討曹泥。……二月至於河曲，……爲

(侯莫陳)悅所害，其土衆散還平涼。」

按通鑑一五六梁中大通六年書此事。胡注：「河曲在靈州西。……河水……東北流，……至富平，始曲而北流，所謂河曲也。」同書二三二，貞元三年，吐蕃尙結贊曰，「吾在河曲。」胡注，「謂屯鳴沙時。」所指大體可信。則賀拔岳亦由平涼、原州向西行至黃河濱岸地，其遇害處雖非宇文泰置會州處，要亦同一地區也。蓋十餘年後，秦之巡邊行程正即岳之行程故道耳。

其三，原州至會州道不但北朝末期已通行，故岳、秦相繼西巡皆由之。即在漢世亦已大通矣。何者？漢書武帝紀元鼎五年條云：

「十月行幸雍，……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

空同，應劭僅云山名。補注引通鑑及新唐志云，崆峒在岷州溢樂縣西。溢樂即今岷州治。又釋祖厲河云：「河水注，河水東北逕安定祖厲縣城西，祖厲川水出祖厲南山，西北流注於河。明志，靖虜西南（今寧夏府地）有祖厲河，……注于河。一統志，祖厲河在鞏昌府會寧縣南……西北逕靖遠縣界……流入黃河。」今按王氏釋祖厲河是也；釋空同則非。考武帝此事，亦見史記武帝紀及封禪書云：「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武紀正義：「空桐山在原州平高縣西一百里。」唐平高縣在今固原縣治。至通鑑胡注始引新唐書地理志，以空同山在岷州西。按唐志，岷州、原州皆有崆峒山。又通典、元和志亦原州岷州並載。胡氏隨便指一而言，未見正確。且元和志於岷州僅舉山名，而於原州，則指為黃帝學道於廣成子之崆峒，亦黃帝「東至於海西至崆峒登笄頭」之崆峒。再上檢水經注一九涇水注云，「涇水導源安定朝那縣笄頭山。秦始皇巡北地，西出笄頭山，即是山也。……一名崆峒山。莊子謂黃帝學道于廣成子蓋在此山。」而洮水注不言岷州有崆峒山。足見唐代及其以前學者皆指原州之崆峒為古代名山；而於岷州之崆峒，則未指說也。又檢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朝那縣「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又有秋淵祠。」朝那在唐原州近處。意者武帝所至乃唐代原州之崆峒，非岷州之崆峒也。蓋武帝迷信，屢行幸祠祀；且其時邊防強敵為北方之匈奴，原州蕭關當匈奴道，故幸之。至於洮水上流，非當時國防重地，亦無行幸之必要也。是胡氏此注非也，當從正義在原州。祖厲河正在唐代會州境，流入黃河。則西漢時代安定郡（唐之原州）固已有大道達黃河地區矣。

其四，日本栗棘庵所藏宋輿地圖石刻拓本，頗明北宋交通路線。據青山定雄唐宋

時代の交通と地誌地圖の研究所附刊此拓本之影本，其會州東至西安州之路線極明顯。西安州東至鎮戎軍路線已磨泯不太清晰，但尚依稀可辨。按宋之鎮戎軍即唐之原州，在今固原縣，西安州在今固原縣西北二百一十里。今圖海原縣有古西安地名，殆其地也，然則宋代此道仍存，即今日之汽車道亦仍略循此漢唐古道也。上文已引寰宇記，明涼州至會州有驛道可通。又就各州間里距累計，證以歷史事例及宋代石刻，知會州東至長安主要途程乃經原、涇、邠三州，則涼州東經會、原、涇、邠為一大通道無疑。張籍涇州塞（全唐詩六函六冊籍集五）云：

「道邊古雙堠。猶記向安西。」

又岑參胡笳歌送顏真卿使河隴（全唐詩三函八冊參集二）云：

「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山草，崑崙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

按此蕭關當指原州東南三十里之故蕭關而言，（詳後文）。此二詩乃唐代前期涇、原為西赴安西通道之明證。通安西即中經涼州也。復次五代會要三〇吐蕃目云：

「周廣順三年，……河西節度使申師厚……奏，自涇州安國鎮至西涼府，沿路三處控扼，多立州名，欲補大首領為刺史。」

按安國鎮在涇、原二州間平涼縣西數十里之道上，詳後文。是歷五代之亂，此道仍通行也。

涼州既東南取烏蘭關路經會、原、涇、邠四州至長安，今再計其里程。前文累計，會州經原、涇、邠三州至長安一千一百九十里。至於涼會間之里距，若取元和志、寰宇記五百四十里之說，則涼州至長安共凡一千七百三十里，若取通典六百里之說，即驛道里程，則涼州至長安共凡一千七百九十里，均較涼州取蘭、臨、渭、秦、隴諸州道為逕捷。

綜合上文分析與考證，涼州至長安，取蘭秦道約二千里，取會州烏蘭關道，經會、原、涇、邠等州，驛路約一千八百里，若烏蘭至會州取直路，則共約一千七百三十里。今再回頭試看寰宇記一五二涼州目述該州至長安、洛陽之里程云：

「東南至西京（此為宋之西京，即洛陽）二千八百七十里。東南至長安，取秦州關路一千八百里。」

按涼州取秦州路至長安二千里，非一千八百里，且秦州附近亦未置關。故此條頗可疑。又長安洛陽最迂里程為八百六十里，此云到洛陽二千八百七十里，則到長安應為二千零一十里，是與下文「取秦州關路一千八百里」之說自相矛盾，而與

前述涼州取秦州路之里距相合。故頗疑此文「秦州」下奪「路二千里，取烏蘭」七字，即寰宇記此目記涼州至長安之里程亦有兩路，一取秦州路二千里，一取烏蘭關路一千八百里也。如此即與上文累計里程無不皆合矣。至於元和志「取皋蘭關路一千六十里」者，「皋」爲「烏」之形譌，「六十」又爲「八百」之譌耳。烏蘭關在烏蘭縣治，與會寧關皆當驛道，西東對夾黃河，具舟五十艘以待行旅，爲西北極大津渡處，詳後文，宜其取以名路也。或者以爲余增改過多，實則古代志書脫譌特甚，此類情形幾俯拾即是，不足異也。即如元和志涼州目，前云白亭軍在涼州西北三千里，後數行又云白亭軍在涼州治所姑臧縣北三百里。「千」顯爲「百」之譌。此即一顯例。秦州路置驛，明見杜詩及岑參詩，烏蘭關路置驛亦見寰宇記，如上引，而原、涇、邠爲唐代與西北邊疆民族戰爭出入之要道，（詳下文），置驛亦不待言。且觀張籍涇州塞詩，有「道邊古雙埃，猶記向安西」之語，若非驛道，恐亦不會置路埃也。是此兩道全線皆置驛，故元和志、寰宇記皆兩道並記，而今本各有脫譌，幸能參互校正也。

秦州路在南，可稱南道；烏蘭路在北，可稱北道。今就南北兩道詳考其行程如次：

（二）南道驛程

由長安都亭驛西北行出開遠門約十八里，蓋由中渭橋渡渭水，又二里至臨皋驛，爲京師西行第一驛，故公私送迎多宴餞於此。又西經三橋（今有三橋鎮）、望賢宮，至咸陽縣（今縣東五里），置陶化驛，去臨皋驛二十里。縣在渭水北三里，官路之北，南近便橋，即西渭橋。

臨皋驛在咸陽縣東南二十里，長安西北二十里，及宴餞各節，已詳唐兩京館驛考（刊唐史研究叢稿）。長安志一二長安縣，「臨皋驛在縣西北一（二？）十里開遠門外，今廢。」是出開遠門至臨皋也。按舊唐宗紀，至德二年，上皇由蜀還至望賢宮，自開遠門入京，即其證。

中渭橋 元和志一京兆府，咸陽縣正東微南至府四十里；中渭橋在縣東南二十二里，本名橫橋，駕渭水上；便橋在縣西南十里，駕渭水上。寰宇記二六，咸陽縣在府北〔西之譌〕四十里，中渭橋在縣東南二十里，便橋在縣西南十里。與志略同。又長安志一三咸陽縣，亦云中渭橋在縣東南二十里。雍錄六三渭橋條：

「秦、漢、唐駕渭者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者名便橋，漢武帝造。在咸陽東南二十二里者，爲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四十里者爲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則此中渭橋當在咸陽至長安大道上。中橋既當道，在咸陽東南二十二里，則當在長安西或西北約十八里也，蓋就去都亭驛而言耳。

咸陽縣、陶化驛 長安志一三咸陽縣，「陶化驛在縣郭下，東去府四十里。」臨皋驛在縣東南二十里。元和志一，咸陽縣及臨皋驛方向里距同，但不記陶化驛。又寰宇記二六雍州咸陽縣「（武德）六年又移于便橋西北百步，官路北，即今縣。」但元和志云，「渭水（在）南，去縣三里。」又云「便橋在縣西南十里，駕渭水上。」是不同，姑書之如此。

望賢宮 舊九玄宗紀，天寶十五載西幸，「辰時，至咸陽望賢驛置頓，官吏駭散，無復儲供，上憩於宮門之樹下……」通鑑二一八，肅宗至德元年，述此事作「至咸陽望賢宮」云云。考異引幸蜀記及天寶亂離記皆作望賢宮，引唐曆作望賢頓，有行宮。胡注，「望賢宮在（咸陽）縣東。」又舊一〇肅宗紀，至德二年十二月丙午，「上皇至自蜀，上至望賢宮奉迎。」通鑑二二〇，云「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通鑑同卷又述肅宗還京事云，十月「丙寅，上至望賢宮。……丁卯，上入西京。」胡注：「雍錄，望賢宮在咸陽縣東數里。」按舊玄宗紀下文亦云宮門。蓋作宮爲正，咸陽郭下已置陶化驛，其東南二十里又有臨皋驛，中間似不容別置一驛也。（縱玄宗時尚未置陶化驛，此望賢距臨皋仍太近。）

三橋 奉天錄四，德宗由興元回京，道經鳳翔、咸陽，至三橋。通鑑二三一，興元元年述其事云，七月「壬午，車駕至長安，……（李）晟謁見上於三橋。」胡注：「三橋在望賢宮之東，京城之西。」又舊紀二〇上，景福二年九月「壬午，岐軍（李茂貞）進迫興平，……乘勝……進屯三橋。甲申，……茂貞陳兵臨皋驛，數宰臣杜讓能之罪。」通鑑二五九，書事略同。是其地在望賢宮之東，臨皋驛以西也。一統志西安府卷關隘目，「三橋鎮，在長安縣西二十里。」蓋即其地。此三橋觀舊僖宗紀及通鑑二六〇乾寧二年八月條，亦見爲西道入京之要道，故常見史籍。通鑑二五四，中和元年四月有土橋，新二二一上黨項傳作王橋，皆三橋之譌也，詳岑著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土橋條。

咸陽西行五十里，中經溫泉驛至始平縣，在渭水北二十九里，景龍四年改名金城，至德二年改名興平（今縣），郭下置槐里驛。

元和志京兆府興平縣目云：「渭水（在）南，去縣二十九里。」本名始平縣，「景龍二年金城公主出降吐蕃，中宗送至此縣，改為金城縣，至德二年改名興平。」足見爲西出大道。寰宇記作景龍四年，是也。又舊玄宗紀，西幸第一日次金城縣。通鑑二六三，天復三年，昭宗由鳳翔還京，途經興平，亦皆見爲大道。長安志一三咸陽縣，「溫泉驛在縣西二十里，今廢。」又一四興平縣，「槐里驛在郭下，東至咸陽驛（按即上文陶化驛）四十五里。」按元和志、寰宇記皆云興平東至府九十里，咸陽東至府四十里，則兩縣間當爲五十里。

又西二十里至馬嵬店，置馬嵬驛（今馬嵬）。

玄宗西幸，次馬嵬驛，諸衛頓軍不進，殺貴妃，見舊紀及通鑑二一八至德元年紀。胡注：「金人疆域圖，馬嵬驛在京兆興平縣。」劉禹錫馬嵬行云：「綠野扶風道，黃塵馬嵬驛，路邊楊貴人，填高三四尺。」（全唐詩六函二冊。）又溫庭筠（全唐詩九函五冊庭筠集四）、高駢（同前九函七冊）、于濬（同前九函八冊）皆有馬嵬驛詩。又唐詩紀事一二周利用條：「金城公主和蕃，中宗送至馬嵬，羣臣賦詩，……以餞。」則其詩多矣。長安志一四，興平縣，「馬嵬驛在縣西二十里，今廢。」「石橋在縣西二十里馬嵬店。」按通典一七三京兆金城縣，「有馬嵬故城。孫景安征塗記云，馬嵬所築，不知何代人。姚萇時，扶風丁駙以數千人堡馬嵬，即此也。」元和志二興平縣，「馬嵬故城在縣西北二十三里。」云云。長安志一四，亦同。蓋驛在城東。

又西經望苑驛三十里至武功縣（今縣），縣置驛。

新五代史一四，後唐魏王繼岌伐蜀東還，途經鳳翔、武功、興平。即此道也。長安志一四興平縣，「西至武功驛六十五里。」按元和志、寰宇記，皆云武功縣東至府一百四十里，則武功東至興平當爲五十里，馬嵬驛至縣當爲三十里也。然其西有望苑驛，距離似太少，今姑書之如此。

望苑驛 溫庭筠有題望苑驛詩，本注：「東有馬嵬驛，西有端正樹，一作相思樹。」（全唐詩九函五冊庭筠集四。）又西陽雜俎，「貞元中，望苑驛西有民王申子植椰樹於路旁，成林，……夏月常饋漿於行人官客，即延憩具茗。」有女客，云「將適馬嵬。」（續集二、廣記三六五）則馬嵬武功間又有此驛也。亦可能即武功縣驛歟？

又西七十里至扶風縣（今縣），當置驛。縣東十里道上宋有杏林店，蓋唐已然。

通鑑二一九，至德二年，京師陷賊。「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兵馬使郭英乂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乂戰不利，……王難得望之不救，……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即沿此道而退也。按元和志二，武功縣東至京兆府一百四十一里，扶風縣西至鳳翔府一百里，鳳翔府東至京兆府三百一十里，則扶風、武功間相距七十里也。

一統志鳳翔府卷關隘目，杏林鎮「在扶風縣東十里，……亦曰杏林古驛。」按鄭剛中西征道里記，經高店（在興平附近）、杏林店、邏店（在扶風附近），正與此杏林鎮地望相當。此記作於紹興九年，則此杏林之名必甚古，殆唐世已然，為大道所經也。

又西三十里至龍尾驛。又西二十里至岐山縣（今縣），在渭水北三十里，置石猪驛。

通鑑二一八，至德元載，玄宗西幸。丁酉，發馬嵬；己亥，過岐山，宿扶風郡（即鳳翔）。又二六三，天復三年，正月甲子，昭宗由鳳翔還京，是夕宿岐山。丁卯至興平。又二七九，清泰元年，潞王由鳳翔入洛，經岐山至長安。此三事皆見長安鳳翔大道，中經岐山縣也。按元和志，岐山西至鳳翔五十里，扶風西至鳳翔府一百里，則岐山縣東至扶風縣五十里也。通鑑二七九，胡注引九域志，岐山縣東至長安二百四十三里，小異十餘里。

元和志：岐山縣，渭水在縣南三十里。舊書三八地理志，「岐山，隋縣，武德元年移治張堡，七年移治龍尾城，貞觀八年移治猪驛南，即今治所是。」寰宇記三〇，略同。而通鑑二一八，胡注：「岐山縣，大業九年移於今縣東北八里，唐武德元年移於岐陽縣界張堡壘，七年移理龍尾驛城，貞觀八年移理石猪驛。」蓋舊志有奪文。是縣理石猪驛也。

龍尾驛 按通鑑一一七晉義熙十一年，「夏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太守姚軍都，遂入新平，廣平公弼與戰於龍尾堡，禽之。」又二五四，中和元年，黃巢據京師，鄭旼鎮鳳翔，巢兵五萬來攻，旼大敗之於龍尾。胡注，新舊書作龍尾坡，「在平陽故城之東北。」一統志鳳翔府卷山川目引明統志，坡在岐山縣東二十里。紀要五五，同。則武功岐山間之驛也。復檢一統志鳳翔府卷關隘目有驛店鎮，「在岐山縣東。九域志，縣有馬磧、驛店二鎮。縣志，有益店鎮在縣東三十五里，即驛店之譌也。」是驛店之名，至遲北宋已有之，殆唐世已然，不知何驛也。

又西五十里，中經橫水（驛？）至岐州、鳳翔府治所雍縣，永泰元年更名天興縣（今鳳翔）

縣)。

州府治所里距及更名皆見元和志。

橫水，見宋鄭剛中西征道里記，云至鳳翔府與平縣附近，道中有橫水店。考魏書地形志二下，岐州平秦郡領縣三，雍、周城、橫水。橫水縣以真君十年分周城置，是亦去雍不遠。又金史二六地理志，鳳翔府舊有橫水鎮，後廢。則唐代當已有橫水之名。檢一統志鳳翔府卷古蹟目引舊志，故城在鳳翔縣東南三十里。關隘目作縣東三十里。則橫水在唐當為置驛之地。

又自武功略循武亭河谷（今賈趙河）而北行四十里至好時縣（今乾縣西北三十五里）。又循河谷西行數十里至麟遊縣（今縣）。九成宮在縣西一里。又西南行一百六十里，亦至鳳翔府。此路亦置驛。

柳宗元館驛使壁記：「自武功而西至於好時，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全唐文五八〇）。是由武功向北繞道好時，亦至鳳翔也。

好疇、麟遊 元和志二京兆府，「好時，西（一統志引作東是也）南至府一百八十里。……貞觀……二十一年，於廢上宜縣置好時縣。……其上宜縣，隋開皇十八年置，貞觀八年廢。」寰宇記三一乾州，好時縣在州西北三十五里。按乾州在今乾縣治。觀形勢，由好時至鳳翔當過麟遊縣，即今縣治。又按元和志二鳳翔府，麟遊縣西南至府一百六十里。九成宮在縣西一里，為避暑之所，永安宮在縣西三十里。行宮所在，宜其有驛道過此縣也。

武亭河 寰宇記：「武亭河自鳳翔麟遊縣界流逕好時縣，入武功縣界。」即國防院圖之賈趙河。據一統志乾州卷山川目，此水不過乾州治。元和志，好時至京兆府一百八十里，武功至府一百四十里，蓋好時東南沿武亭河谷至武功四十里也。好時西行至麟遊，蓋亦畧循此水河谷無疑。

麟遊縣南稍東十里有石白嶺，在此道上。

歐陽詹有自南山卻赴京師石白嶺頭即事寄嚴僕射詩（全唐詩六函一冊），即由興元回京道中所作。檢一統志鳳翔府卷山川目，「石白山在麟縣南少東十里，……其絕頂石壁千尋，可望邠、乾。相傳唐太宗每幸九成宮，使徐世勣屯軍於此，營址尚存。」此當是大道所經。歐陽詹詩云：「鳥企蛇盤地半天，下窺千仞到浮烟，因高回望沾恩處，認得梁州落日邊。」殆即此地歟？然下一詩題為與洪孺卿自梁州廻途中經駱谷見野果云云。則實出駱谷，不當經麟遊，豈別一石白嶺耶？抑兩詩

非同一次耶？

又有太平館及鳳翔東五十里之大和關似亦當在此道上。

廣記三三九閻敬立條：「興元元年，朱泚亂長安，有閻敬立爲段秀實告密使，潛途出鳳翔山（山？），夜欲抵太平館，其館移十里，舊館無人已久。……（出博異記。）」此館當在通鳳翔道上，今姑於此道附述之。

舊一一〇王思禮傳，祿山陷京師，思禮守武功，「退守扶風，賊兵分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王師大駭，鳳翔戒嚴。」通鑑二一九至德二年紀，同，惟「分兵」作「遊兵」。按攻守兩方主力在岐山、扶風、武功道上，分兵至大和關，則非主線，當即在麟遊至鳳翔道上也。

鳳翔府爲京西重鎮，東西各建關城以護之。府南有驛道通漢中與劍南，已詳另考；府西有驛道通涼州至安西，即今考之道也。

通鑑二七九，後唐清泰元年三月乙卯，諸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衆。丙辰，復進攻城，期於必取。」又二八八，後漢乾祐元年，王景崇以鳳翔叛，詔趙暉圍攻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是府城外又有東西二關城也。

南通漢中與劍南驛道，已詳通典所記漢中通秦川驛道考及金牛成都道驛程考。鳳翔爲長安通西北之孔道。宋高僧傳一八釋檀特傳，由武威入長安，道過岐州，時在西魏世。同書二五後唐鳳翔府道賢傳，「時西域僧到岐下，葱嶺北諸胡僧往往僞稱五印人。」又隋書三煬帝紀，大業五年三月，車駕西巡隴右，經扶風（郡），大獵於隴西。舊五代史一三二李茂貞傳注引九國志李彥琦傳，茂貞爲汴軍所圍，「大軍之後，府庫空竭，彥琦請使甘州，以通回鶻，往復二載，美玉名馬，相繼而至，所獲萬計，茂貞賴之。」凡此皆可證鳳翔府爲西通隴西、甘、涼、西域之孔道。又舊書宣宗紀，大中三年，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收復原州，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奏收復蕭關，鳳翔節度使李玘奏收復秦州。此亦各就道路所通而收復也。宣宗收復河湟制（全唐文七九）云：

「秦州至隴州以來道路，要置堡柵，與秦州應接，委李玘與劉皋即便計度聞奏。商旅往來，興販貨物，任擇利潤，一切聽從，關鎮不得邀詰。其官健父兄子弟通傳家信，關司並亦不得邀詰阻滯。」（參看會要九七及舊宣宗紀）

置堡柵與秦州接應亦委鳳翔節度，且明述官商交通情形，亦正見鳳翔至秦州爲大

道也。

鳳翔又西微北七十里至汧陽縣，在汧水北二里（今縣西北五六里），又西循汧水河谷而上，八十里至隴州治所汧源縣，亦在汧水北岸（今隴縣）置館驛。

隴州當秦州道，前文累積秦、隴、鳳翔、長安間之里程已可證。又舊一三四馬燧傳，為隴州刺史，州西有通道，吐蕃入寇皆出於此。燧乃立石種樹以塞之。（詳後引。）通鑑二二九，元和十年，「吐蕃欺隴州塞，請互市，許之。」又新一四八史憲忠傳，「（遷）隴州刺史，增亭鄣，徙客館于外，戎謀無所伺。」廣記三一姚康成條，「太原掌書記姚康成奉使之汧隴，會節使交代，入蕃使廻，郵館填咽。」此皆見隴州為唐中葉以後通吐蕃要道。通鑑二八八，建中四年，牛雲光戍隴州，帥衆奔長安，至汧陽。是汧陽當道。元和志二，隴州東至鳳翔府一百五十里，汧陽縣西至州八十里，是其里距可曉，及其臨距汧水，皆見志。

隴州又西三十里至安戎關，依山臨水，大中六年築。又西三十里至大震關，乃漢以來之舊關，後周武帝復置，以大震名。地居隴山重崗，當隴山東西交通之孔道，隘處廣才二百餘步。開元時，上關僅六，此居其一，地位與潼關、蒲津、藍田、散關均，蓋以其為京師四面關之一，且當驛道也。關置使，或以秦州刺史兼充。安史亂後，秦隴陷蕃，蕃人常由此道入侵，馬燧乃立石植樹以塞之。大中初，秦州來歸，以故關久廢，乃東移三十里於咸宜地區築安戎關，稱為新關，以別於大震故關。

唐六典六刑部司門郎中條：「京城四面關有驛道者為上關。上關六：京兆府藍田關，華州潼關，同州蒲津關，岐州散關，隴州大震關，原州隴山關。」足見此關之重要與地位，且知其當驛道也。

關置使。新六七方鎮表，至德元年，「天水郡太守兼防禦守捉使及大震關使。」又至德元年，郭英又見為大震關使，引見下文。蓋關使早置，此時乃見史，且或直由郡守兼充耳。

元和志二隴州汧源縣，「隴山在縣西六十二里。」「大震關在州西六十一里。後周置。漢武帝至此遇雷震，因名。」寰宇記三二，隴山條，同。其述大震關云：「在（汧源）縣西六十一里，後周武帝天和元年置，今為隴山關，漢武帝於此遇雷震，因名。」隋地志，扶風郡汧源縣有關官，即此關也。又天水郡清水縣亦云有關官，不知所指。楊氏考證亦以大震關當之，蓋非也。元和志云關為後周始置。然通典一七三隴州汧源縣，「有……隴山，一曰隴坻，漢舊關，王莽命右關

將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狄。今名大震關，在縣西。」是漢已置關。按隴坻東西孔道，至遲秦國初期已相當開通（詳後文），漢代更爲東西進出之孔道，紀要五二陝西名山條述之已詳。考後漢書六順帝紀，永和五年「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以禦羌患。又云「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注：「隴山之關也，今名大震關。」更見漢世此道之暢通，且置關也。檢續郡國志，涼州統隴右河西至張掖敦煌，而設治所於隴坂以東之隴縣，非孔道所湊，何能如此！其置關固宜。蓋漢末以後，此關浸廢，周武帝復置關，始以大震名耳。

岑參有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詩（全唐詩三函八冊參集一）及赴北庭度隴思家詩（同上參集四）。其呈宇文判官詩云：

「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隴水不可聽，嗚咽令人愁，沙塵撲馬汗，霧露凝貂裘。西來誰家子，自道新封侯，前月發安西，路上無停留，都護猶未到，來時在西州。十日過沙磧，終朝風不休，走馬碎石中，四蹄皆血流。……山口月欲出，先照關城樓。……」

此必在大震關而作，故題云度隴，詩云月照關城樓也。參去安西，所遇西來者亦從安西度沙磧而至，具見關當西域進出之咽喉也。參另有經隴頭分水詩，引見下文。

唐代此關見於史事者，如通鑑一九〇，武德五年，突厥陷大震關。又二一八，至德元年，「安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縶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乂擒斬之。」又二一四，大曆三年，「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將千人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此並見大震關爲隴山東西進出之要道。而舊一三四馬燧傳云：

「抱玉移鎮鳳翔，以汧陽（郡，即隴州）被邊，署奏隴州刺史。……州西（行狀作郡城之西）有通道，廣二百餘步，上連峻山，山與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立石植樹以塞之，下置二門，設籬櫓。」（參看全唐文五七〇懂德與北平郡王馬公行狀。）

此當即大震關道無疑。道廣二百步，其險隘可知。時在李晟出關襲臨洮事後不甚久。道已塞，故此後，殊不見有進出此道之記載。（全唐文七三七沈亞之之西邊患對：「元和十有二年夏六月，亞之西出咸陽，行岐隴之間。……故老謂予言邊之所以爲患可痛之狀，…岐隴所以可固者，以隴山爲阻也。昔其北林僻木繁，故戎不得爲便道。今盡於斬伐矣，

而陷者無有不達。」蓋馬燧既塞道，當禁採伐，後乃懈疏也。)及宣宗大中三年，吐蕃勢衰，秦州來歸，於是復通秦隴道，置關司，建堡柵，詳前引宣宗收復河湟制。而唐會要八六關市云：

「(大中)六年三月，隴州防禦使薛逵奏：伏奉正月二十六日詔旨，令臣築故關訖聞奏者。伏以汧源西境，切任〔在〕故關。昔有隄防，殊無制置，僻在重岡之上，苟務高深。今移要會之口，實堪控扼，舊絕泉井，遠汲河流，今則臨水挾山，當川限谷，危牆深塹，克揚營壘之勢。伏乞改為定戎關，關吏鈐轄往來，……謹畫圖進上。勅旨，薛逵新置關城，得其要害，……宜依所奏。」

故關即大震關。據此，是在重岡之上，地頗高深；薛逵所築定戎關倚山臨水，當較近州城也。新唐志隴州汧源縣，「西有安戎關，在隴山，本大震關，大中六年防禦使薛逵徙築更名。」(百衲宋本同。)即其事。但名作安戎，與會要異。考通鑑二六三，天復二年，孔勍取成隴二州，「至秦州，州人城守，乃自故關歸。」胡注云，薛逵徙築安戎關於隴山，由是謂大震關為故關，今隴州之西有故關山。」並引薛逵此奏，亦作「改為安戎關。」又通鑑二八八，後漢乾祐元年，王景崇以鳳翔叛附蜀。蜀主「遣雄武(秦州)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汧陽(隴州汧陽郡)以分漢兵之勢。」「保貞出新關……軍于隴州神前，……不敢進。」胡注亦稱薛逵徙築之關為安戎關。又云：「汧隴之人謂大震為故關，安戎為新關。九域志，隴州汧源縣有新關鎮。」按今本會要譌誤特甚，當從新志、胡注作安戎關，會要「定」字形譌耳。又按魏書地形志，秦州畧陽郡，治安戎縣。一統志秦州卷古蹟目引舊志，在秦安縣東一百二十里。度其地正當在大震關之西，薛逵名此新關曰安戎，蓋有所受矣，亦為當作安戎之旁證。讀史方輿紀要五二，以安夷關為新關，更誤。安夷關詳下文。

大震關在汧源縣城西六十一里。安戎新關當在其東。一統志鳳翔府卷關隘目大震關條引地道記，「隴州有新故二關，新關西去故關三十里。」又紀要五二陝西名山條，「故關，大震關也，在隴州西七十里。新關，安夷關也，在隴州西四十里。」安夷雖誤，但亦在故關東三十里，可互證。又通鑑二七一，後梁貞明六年，蜀使王宗儔「將兵伐岐(鳳翔)，出故關，壁於咸宜，……攻隴州。」胡注，「咸宜當在隴州汧源縣。」一統志鳳翔府卷關隘目：「咸宜關在隴州西四十里。……州志，明正統中，因關山路阻，改建咸宜關，移巡司於此，而廢故關為鎮。」

則咸宜當軍道，與安戎關約在同一地區也。

大震關又西五十里至小隴山分水嶺，有分水驛。蓋此道最高處。

元和志三九秦州清水縣：「小隴山一名隴坻，又名分水嶺。（據御覽四九隴山條，此十二字全抄三秦記。）……隴坂九廻，不知高幾里，每山東人西役，到此瞻望，莫不悲思。隴上有水東西分流，因號驛為分水驛。行人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見秦川，肝腸斷絕。東去大震關五十里，上多鸚鵡。」是分水嶺驛在大震西五十里小隴山上。岑參有經隴頭分水云：「隴水何年有，潺潺逼路傍，東西流不歇，曾斷幾人腸！」（全唐詩三函八冊參集四。）即作於此嶺。

又西南蓋一百零五里，中經弓川寨至清水縣（今縣西十五里牛頭山下之西城）。

舊唐宗紀上，建中四年正月，「鳳翔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宰相尚結贊同盟於清水。」舊一九六下吐蕃傳載此次盟文曰：「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谷縣，暨劍南西山大渡河東為漢界。」盟於清水，又稱隴州西至清水縣為漢界，清水在此道上無疑。一統志秦州卷古蹟目引舊志，清水故城「在縣西十五里牛頭山下，俗亦謂之西城。」

元和志，秦州東至隴州三百四十里，（另處作三百六十里，與總和小歧。）隴州東至鳳翔府一百五十里，鳳翔東至長安三百一十里，共計八百里。唐宋各志書秦州目皆云東至長安八百里，無異說。則秦隴間相距三百四十里無疑。按元和志、寰宇記皆云清水西至秦州一百二十五里。又分水嶺東至大震關五十里，又東六十里至隴州，已見前考，則清水縣至分水嶺當為一百零五里。而新唐志秦州清水縣「東五十里有大震關。」是以分水嶺至關之里數為清水縣至關之里數也。大誤。紀要五九清水縣目，同誤。

通鑑二八八，後漢乾祐元年，蜀使雄武（秦州）節度使韓保貞出新關，軍於隴州神前，以分岐勢。不敢進，旋「退保弓川寨。」胡注，「九域志，秦州東一百六十五里有弓門寨。」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弓門砦，太平興國中築，在赤城川東坡上，管小砦五，里〔東〕至隴州故關七十里，西至冶坊砦四十里，……西南至州（秦州）百五十里。」「冶坊砦，太平興國中築，在臥牛山東，管小砦西〔四〕，東至弓門砦四十里，……西南至州一百二十里。」不知是否即弓川寨也。然弓川在大震以西必無問題，或竟在分水嶺以西，可能即弓門寨也。（紀要五九云九域志以弓川為弓門，檢志實無此意。）若然，則宋之冶城砦畧當唐之清水縣，弓門砦在其東

約四十里；而所謂東至故關七十里者，乃至分水嶺里數，非至大震關也。

又西南一百二十五里至秦州治所上邽縣（今天水縣），在渭水南十三里。館驛蓋甚宏壯。

秦州本治上邽縣，見通典一七四及元和志三九；大中初年收復秦州，移治成紀，見寰宇記一五〇及新唐志。元和志，上邽縣，渭水在縣北十三里。清水縣，西南至州一百二十五里。（寰宇記仍承志文云清水在州東北一百二十五里。然記之版籍，其時州已移治成紀，在上邽北一百里，同一卷中，不相照。此例甚多。）

杜翁秦州諸詩屢次涉及使驛，蓋秦州爲西北通安西、北庭，西通河、鄯，西南通岷、洮、松州之總樞紐，故使臣驛騎繁忙也。其秦州雜詩之十云：「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草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疊多幽事，喧呼閱使星。」具見驛館規模殆甚大。

自隴州以西至清水縣行隴坻山區之大震關、分水嶺道，至遲秦國初期已開通，西漢末期已置關。古稱隴坻大坂道，「其坂九廻，上者七日乃越。」不但隔闕華戎，且東西氣候亦殊，故東人登嶺，回望秦川，往往感發興悲也。

秦本紀，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乃分土爲附庸，邑之秦。莊公并有犬丘故地，爲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文公居西垂宮，以兵七百人東獵，至汧渭之會，營邑之。地至岐。文公卒，葬西山；寧公亦葬西山。秦，集解引徐廣曰，「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正義引括地志，「秦州清水縣本名秦。」又引十三州志，「秦亭，秦谷是也。」西垂、西垂宮，正義引括地志，「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漢隴西郡縣是也。」西山，正義：「秦寧公墓在岐州陳倉縣西北三十七里秦陵山。帝王世紀云，秦寧公葬西山大麓，故號秦陵山也。按文公亦葬西山，蓋秦陵也。」檢元和志二隴州，秦城在州東南二十五里，秦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有功，周孝王命爲大夫。」又續漢志，漢陽郡隴縣有秦亭。注：「秦之先封起於此。」渭水注，「秦水……出東北大隴山秦谷，二源雙導，……而歷秦川，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秦之爲號始自此矣。」一統志秦州卷古蹟目，秦亭在清水縣東北。是秦之先世進出於隴山東西，秦亭在清水東北近處，秦城在隴州東不遠，隴山又即爲秦之陵山，則隴坻東西交通，彼時當已甚暢通矣。

隴山大坂道，漢世已有名，且置關。漢書王莽傳中，置四關將軍。前關將軍守隴

關之固（武關），南當荆楚；後關將軍守羊頭之阨（壺口關），北當燕趙；左關將軍守肴郛之險（函谷關），東當鄭衛；其命右關將軍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狄。」是西漢時代已重視隴坂道，且置關也。說文，隴山，天水大坂也。漢書武帝紀，元鼎五年，「行幸雍，祠五時，遂隴，登空同。」注引應劭曰：「隴，隴阪也。」張平子四愁詩稱四方之阻，西則云：「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文選二九。）是東漢都洛，仍重隴阪之險阻也。續郡國志，漢陽郡隴縣，「刺史治。有大坂，名隴坻。」韋昭注引三秦記及郭仲產秦州記述隴坻道之情況甚詳。他處亦有引此二書者，茲綜合錄之如次：

辛氏三秦記云：

「隴謂西關也。（寰宇記三二。）其坂九廻，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得越，高處可容百餘家，（續郡志注、寰宇記三二；通典一七四、御覽五〇只有第一、第三句，）下處容十萬戶，（寰宇記）山頂有泉，（寰宇記）清水四注，（續志注、通典、寰宇記、御覽）下有縣，縣因此水而名。（御覽，疑縣字重衍；續志注及通典只有「下」字，蓋有脫文。）

「震關遙望秦川如帶大，（寰宇記、御覽；寰宇記作「東望秦川如四五里，」當有奪譌。）人上隴者想還故鄉，悲思而歌，有絕死者。（寰宇記；「人上」前當奪一字，或前文「如四五里」即「如帶大東」之譌。）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通典、寰宇記、御覽。）」

「小隴山一名隴坻，又名分水嶺。（御覽。）」

郭仲產秦州記云：

「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續志注。）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續志、寰宇記。）墟宇桑梓，與雲霞一色。其上有懸溜，吐於山中，滙為澄潭，曰萬石潭，流溢散下，皆注於渭。（寰宇記。）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墮。（續志注、寰宇記。）御覽五〇引周地圖記云，「其山高處可四五里。」（寰宇記引作「其山高處可容百家。」）下文「登山東望秦川可五百里」至「涕零雙墮」一段，與此全同。惟「流水」作「泉水」，「分離四下」作「流離西下」耳。觀此諸條，知隋以前此道情況。唐世可能已較平夷，但相差不會太遠。王莽傳云：「汧隴之阻，西當戎狄。」漢書匈奴傳，「隴以西有緜諸吠狄獫狁之戎。」

是此大坻坂實隔闕華夷也。劉昭注續志引三秦記，至歌辭末句「涕零雙墮」下續云：

「度汧隴無蠶桑，八月乃麥，五月乃凍解。」

此十五字不知為三秦記原文，抑劉昭語。足見此山不但為民族界限，亦且為氣候分野，無怪古人度隴輒興悲感。杜翁詩云，「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詳上引）蓋亦愛此耳。

當唐盛時，西出隴右者亦取此道為多，故文士如岑參赴安西，王維赴張掖，高適赴武威，杜甫至秦州莫不由之。播為詩篇，以寄感興，傳誦至今也。

岑參取道大震關、分水嶺，有初過隴山途中早字文判官詩及經隴頭分水詩，已詳前引。

王維隴頭吟（右丞集注六）云：「長城（一作長安，是）少年游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月迴照關，隴上行人夜吹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淚流。……」維曾赴張掖居延，殆即取道隴上大震關而有此作也。

高適登壠云：「壠頭遠行客，壠上分流水」云云（全唐詩三函十冊適集二。）適於天寶間，赴河右武威，此即其西行所作。

杜翁秦州雜詩二十首之一，前已引之。有云：「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按水經渭水注：「汧水出汧縣西北。關駟十三州志與此同，復以汧水為龍魚水。」又舊太宗紀，貞觀四年，十月幸隴州，十三日校獵於魚龍川。則魚龍川即汧水也。發源汧山，即與大震關隴山相接。杜翁赴秦州，實由鳳翔循汧水河谷而上，經隴山大震關無疑，故云「度隴怯」「及關愁」也。

此隴坻置驛之大道，由分水嶺向西南，畧循清水河谷而下，經清水縣達秦州者。但大震關、分水嶺地區，另有道向西北行接邠涇原會道；關、嶺以南亦另有隘道東西通達者。茲續述如次。

出隴坂向西北行之通道，古已有之。如漢武帝元封四年由雍取回中道至蕭關是也。

前引漢書武帝紀，元鼎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而史記武帝紀述此事云：「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則此次非取唐代隴州向西北接涇原道。然漢書武帝紀，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史記武帝紀亦云，「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古人言回中地望有北地、安定及雍縣三說。（詳譚宗義漢代國內陸路交

通考。)無論任何一說爲正，武帝此行乃由唐之隴州向西北出隴山，接唐代之涇原道，則無疑。是此道古已有之也。

其道蓋由隴坻向北出華亭縣至彈箏峽一帶，接涇原道。然由隴坻分歧當由潘口北出，殆即漢世所謂番須回中道也。潘口當在大震關東北地區，故此道未必經關城也。

通鑑一九一，武德八年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華亭縣及彈箏峽，水部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備突厥。丙戌，頡利可汗寇靈州。」按彈箏峽在今甘肅平涼縣西一百里，詳後文。華亭縣，元和志屬隴州，「正南微東至州一百一十里，……大業元年置，……以在華亭川口故名。」是李藝所部正乃出隴坻屯華亭至彈箏峽一線，此即連貫隴秦道與涇原道也。又舊一九六下吐蕃傳貞元三年云：

「吐蕃攻陷華亭。初賊之圍華亭也，……守將王仙鶴……使人問道請救於隴州，刺史韓清沔令蘇太平率一千五百人赴之，及中路，……引衆退歸。賊自是每日令遊騎千餘至隴州，州兵不敢出，……仙鶴遂降於賊。賊……虜士衆……收丁壯棄老而去。北攻連雲堡，又陷之。……涇州之西唯有連雲堡。」

按連雲堡在涇州之西，是亦由隴州出華亭北接涇原道可知也。同年此事之前又書云：

「自是吐蕃率羌渾之衆犯塞，分屯於潘口及青石嶺。先是吐蕃之衆自潘口東分爲三道，其一趨隴州，其一趨汧陽之東，其一趨釣竿原。是日相次屯於所趨之地，連營數十里，其汧陽賊營距鳳翔四十里，京師震恐。」

由潘口分三路東出，則潘口爲樞道可知，釣竿原地望雖不可知，但就趨隴州及汧陽東而言，潘口當在州之北或西北。紀要五五隴州，「番須口在州西北，舊爲隴山之口，東漢初，赤眉上隴爲魏囂所敗，至陽城，入番須中，逢大雪，多冷死。既而漢將來欽伐魏囂，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是也。」則此道殆即漢代番須回中道也。漢代此道已詳史記地名考回中條及漢代國內陸路交通考第二章。

大震關、分水嶺驛道之南又有安化峽道，路通汧陽、清水間。貞元初，李晟節度鳳翔，亦伐木塞之；三年吐蕃入寇，復焚開之。

舊德宗紀，貞元三年「九月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界民庶，徙於安化峽。」舊一九六下吐蕃傳，貞元三年五月，吐蕃敗盟之後，「率羌渾之衆犯塞，分屯於潘口及青石嶺，焚燒廬舍，驅掠人畜，……以歸。……初李晟在鳳翔，令伐大木塞安化峽。及是賊並焚之。九月……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等界人庶

男女萬餘口，悉送至安化峽西，……乃曰從爾輩東向哭辭鄉國，……慟而絕者數百人，投崖谷死傷千餘人。」按李晟以興元元年為鳳翔節度，貞元三年三月卸任，其塞安化峽，蓋師李抱玉故智。通鑑二三三貞元三年紀，胡注「安化峽當在秦州清水縣界。九域志，平涼西南七十里有安化縣，又隴州汧陽縣有安化鎮。」檢一統志鳳翔府卷關隘目，「九域志，（汧陽）縣有安化新興二鎮。縣志，安化鎮在縣西南三十五里，新興鎮在縣西二十里，皆久廢。」而紀要五九清水縣目：「安化峽在縣東，隴山峽口也。……或以為隴州汧陽縣之安化鎮，誤也。」按此峽道蓋通清水、汧陽間，吐蕃驅掠民戶集中於峽口之西，當在清水縣境，宋人安化鎮蓋當峽之東口，屬汧陽也。

又貞元十三年於隴州西七十里平戎川築永信城以備吐蕃，雖與大震關不相遠，但亦似非一道。

新一九六下吐蕃傳：「（貞元）十三年正月，邢君牙奏請於隴州西七十里築城以備西戎，名永信城。」新唐志，隴州汧源縣，「貞元十三年築永信城于平戎川。」觀方向里距，當近大震關，地名平戎川，似非故關地也。

又州城西北不遠處，有太和間所築臨汧城，蓋在汧水南側，疑亦非必當關嶺驛道。

新唐志，汧陽縣有臨汧城。舊文宗紀，太和元年四月，「甲午，鳳翔築臨汧城於汧陽西北八十里。」據此方向里距，正與汧陽至隴州治所汧源縣相當，疑此城距汧源縣治當甚近。城名臨汧，必去水不遠，然汧源縣即在汧水北岸，則此臨汧城者或當在汧水南岸。蓋水北屬汧源縣，水南屬汧陽縣，故此城遙遠汧陽也。一統志鳳翔府卷古蹟目引府志，故城在州西北，就里距言，必亦甚近也。

最南又有安夷關道，因北魏安夷郡縣而受名。關在南由縣西一百四十六里。縣即北魏長蛇鎮，在渭水北四十里，長蛇水東岸，北去隴州一百二十里。蓋東通寶鷄、鳳翔，西出安夷關至秦州，為北魏以來東西之孔道。關有水關之目，蓋遮渭水為關，是此道蓋畧沿渭水河谷西通秦州地區也。

隋地志扶風郡南由縣有關官。通典一七三隴州南由縣，隋故安夷關在今縣西。」元和志：隴州南由縣，「東北至州一百二十里。本漢汧縣地，後魏孝明帝於縣西南由谷口置縣，因谷為名。開皇二年，省長蛇縣，併入南由。」「安夷關在縣西一百四十六里。」「長蛇川在縣西一百步，」「渭水在縣南四十里。」所書縣關位置甚明。而新唐志云，隴州吳山縣「西有安夷關。」屬縣不同。檢寰宇記三二

隴州，吳山縣，「州東南一百一十里，漢隴縣地。後魏孝昌二年於今南由界長蛇川置長蛇縣。……隋開皇十三年自長蛇縣故地移於今縣，十八年改長蛇爲吳山縣，取縣西吳山以稱邑。唐元和三年併南由縣入。」「廢南由縣在今縣南十里。」「汧水經縣南東流。」則南由縣於元和中已併入吳山縣，故新志屬吳山也。據元和志，南由縣在隴州西南一百二十里，吳山縣在州東南一百一十里，二縣相距頗遠。寰宇記吳山在州東南里數同。而廢南由在吳山縣南十里，是當在州東南一百二十里，非西南也。豈元和志所記方位小誤耶？按，據記，吳山縣在汧水北，據志，南由在長蛇水東岸，相距似不只十里，今姑作州南一百二十里。關在南由西一百四十六里，正當隴山南閭矣。唐會要八六關市目述大中六年隴州防禦使薛濂奏請移建大震關於新址，改名安戎關。下又云：

「臣當界又有南由路，亦是要衝，舊有水關，亦請准前扼捉。」

所謂南由路即此南由縣向西之路也。關必指安夷關而言，然則此關當水道。南由縣治所既在長蛇水東岸，南去渭水四十里，則此所謂水關即安夷關者，非當渭水道即當長蛇水道。按長蛇水乃一小水，源流殆不到一百四十六里，關在南由西一百四十六里，而稱水關，斷非遮此水可知，是必當渭水爲關無疑矣。是沿渭水河谷亦有路可通隴西地區也。復考魏書三〇陸真傳：「是時初置長蛇鎮。真率衆築城未訖，而氐豪仇儔檀等反叛，氐民咸應，其衆甚盛，真擊平之，殺四千餘人，卒城長蛇而還。」此下接云：「東平王道符反於長安，……以真爲長安鎮將。」按道符之反，據顯祖紀在皇興元年，是長蛇鎮之置在高宗文成帝之末年。檢水經注一七渭水注：「渭水又東南出石門，度小隴山，逕南由縣南，東與楚水合，世所謂長蛇水，水出汧縣之數歷山也，南流經長蛇戍東，魏和平三年築，徙諸流民以遏隴寇。楚水又南流，注于渭。」和平三年正在文成帝末年，是陸真傳之長蛇鎮即此長蛇戍，築城徙民屯守以遏隴寇，是北魏前期，此地已當通隴西之要道可知。又周書三三趙昶傳：「（大統）十年，拜安夷郡太守，帶長蛇鎮將。」是直至西魏，此鎮仍見在。且有安夷郡，以長蛇鎮將兼任，郡去鎮必不遠。又魏書地形志，秦州天水郡有顯新縣，「真君八年併安夷。」則此地區自北魏初期已有安夷之名矣，隋唐安夷關當襲受於此。

秦州向西畧循渭水而上一百二十里至伏羌縣，（今甘谷縣。）在渭水南一里。

元和志三九秦州，伏羌縣東北至州一百二十里。渭水經縣北，去縣一里。按伏羌

縣，民國十七年更名甘谷。觀今圖，地在水之西稍北，非西南，志蓋小誤。通典、元和志及寰宇記皆云秦州西至渭州三百里，前引武經總要云三百一十里。今秦州至伏羌一百二十里，又檢一統志鞏昌府卷建置目，伏羌縣在府東南一百九十里，其和三百一十里，與秦州至渭州總距離合，則此道必中經伏羌縣也。

又西四十里至落門川。又西稍北約九十里至隴西縣（今隴西、武山兩縣間），南臨渭水。元和志三九渭州，隴西縣西至州五十里。（寰宇記一五〇，作六十里。）渭水經縣南。此道畧循渭水河谷而上，必經隴西縣也，秦渭間相去三百里，知伏羌至隴西一百三十里也。一統志鞏昌府卷建置目，寧遠縣在府東南九十里，府即唐之渭州，則唐隴西故地在今隴西寧遠間也。寧遠，民國三年更名武山。通鑑二四六，會昌二年，吐蕃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舉兵反，欲回蕃，清君側，至渭州，遇其國相尙思羅，敗之於薄寒山，思羅退屯松州。按論恐熱以大將駐洛門川，退軍經渭州，必此川為軍事要地，當大道。又考漢世落門川已著於史。後漢光武帝紀，建武十年，來歙等大破隗純於落門。李賢注：「前書曰，天水冀縣有落門聚，在今渭州隴西縣東南。有落門山，落門水出焉。」集解：「先謙曰，在今鞏昌府伏羌縣西。通志，（西）四十里有永寧鎮，即（伏）羌之大落門谷。」（參看隗囂傳並注。）又水經渭水注：「渭水又東，有落門、西山、東流三谷水注之。三川統一，東北流注于渭。水有落門聚。（下引來歙事。）……渭水自落門東至黑水峽……。」蓋落門川水三源皆出南山，合流入渭處有城聚名落門，在伏羌縣西四十里也。漢唐時代皆見重如此，必當道無疑。又一統志鞏昌府卷古蹟目，有落門聚，云即來歙戰蹟所在。引通志，在伏羌縣西四十里之永寧鎮。又關隘目有落門鎮，在寧遠縣東三十里，亦曰小落門。宋志，秦州有小落門砦，即此。以伏羌有大落門也。」按寧遠在鞏昌府東南九十里，則此鎮門落即古小落門者在大落門西三十里也。

又西北五十里至渭州治所襄武縣（今隴西縣東五里），在渭水西南岸。

襄武為州治，及距隴西縣里程，皆見元和志三九。地在水西南岸，見渭水注。渭州為大道所經，已詳本文第一節。岑參有西過渭州見渭水思秦川詩（全唐詩三函八冊參集四），即赴安西經此所作。

渭州向西有西北、西南兩驛道。西南行三百里至岷州，開元中置八驛。又西轉南行經洮、疊至松州。有三交驛者（今三岔鎮），在鞏縣西七十里，蓋即渭、岷間之一驛也。

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下邊防西蕃地界云：

「岷州，……東至故渭州三百里，開元中置八驛；西至洮州一百七十里。」

同書一八上邊防秦隴階成路條云：

「入洮疊路。自（秦州）西北三百一十里至渭州，又二〔三〕百里至岷州，又百九十里至洮州，百八十里至疊州。」

是渭州至岷州爲驛道，又西轉南經洮州至疊州，又南則至松州之大道也。詳岷山雪嶺地區交通圖考。

又新修本草卷五土陰薛子條云：

「謹按此即□乳是也，出渭州鄆縣三交驛西。」

按元和志三九渭州有彰縣，在州西南六十里。字作彰。然通典一七四作障，與本草同，故從之。就方位言，正當在渭州通岷州道上，是唐初已置驛矣。檢一統志鞏昌府卷山川目，有三岔山「在漳縣西七十里，山下有路，東連縣境，西抵洮、岷，北接秦、隴，故名。」則此三交驛者殆即今之三岔也。又檢申報館地圖及國防研究院地圖，漳縣西有三岔鎮，正當今隴西、岷縣間汽車道上，殆即畧循唐道舊基耳。

渭州西北行則今考之驛道也。其行程則由州西行微北九十里至渭源縣（今縣東北），置渭源鎮。

勝州都督王侁墓誌，「如意元年，改授渭州渭源鎮副。」則此縣置鎮。餘見元和志三九渭州卷。按渭州至臨洮軍爲大道，必循渭水而行，觀形勢當經此縣，今之汽車道仍取途於此。

又西北一百里至臨州、臨洮軍之治所狄道縣（今臨洮縣，舊狄道縣），在洮水東岸。

臨州爲大道所經，明見前引武經總要；計算涼蘭至長安里數，此道亦當經臨州，亦見前。縣在洮水東岸，見河水注。岑參有發臨洮將赴北庭留別、臨洮泛舟趙仙舟自北庭罷使還京、臨洮客舍留別祁四及臨洮龍興寺玄上人院同詠青木香叢諸詩。（全唐詩三函八冊參集三。）皆參往來京師與安西北庭間所作也。呂溫有臨洮送袁七書記歸朝詩，（全唐詩六函四冊溫集二。）亦作於此。又朱慶餘自蕭關望臨洮詩云：「玉關西路出臨洮，風卷邊沙入馬毛，寺寺院中無竹樹，家家壁上有弓刀。」（全唐詩八函六冊慶餘集一。）亦見臨洮當安西道。

元和志三九臨州：「天寶初，割蘭州狄道縣又別置安樂縣，置臨州。郭舊有臨洮

軍，久視元年置。寶應元年陷於西蕃。」以上諸詩所謂臨洮，即此是也。同書同卷渭州目又云，「西北至臨洮軍一百九十里。」則渭源縣至此一百里也。」或者有人將疑臨洮當指洮州臨洮郡而言。按臨洮之名，唐世洮州（治臨潭）與臨州（治狄道）皆有之。通典一七四洮州臨洮郡：「煬帝初，……置臨洮郡。大唐爲洮州，或爲臨洮郡。」謂天寶時代，洮州名臨洮郡也。又檢元和志三九鄯州目，開元二十一年置隴右節度使，統臨洮軍河源軍（等）。臨洮軍，開元中移就節度衙置。」則臨洮軍之名，開元中已由狄道移至鄯州也。元和志三九洮州目云：「開元十七年，（洮州）廢入岷州。二十年，於臨潭（即洮州治所縣）又置臨州。二十七年又改爲洮州。」則洮州亦有臨州之名。蓋狄道、臨潭皆臨洮水，一在上流，一在下流也。綜此而觀，以時序言之，唐初臨潭置洮州，久視元年狄道置臨洮軍，開元十七年廢洮州，二十年又於洮州舊址置臨州，二十一年移臨洮軍於鄯州，二十七年臨州復名洮州，天寶元年曰臨洮郡，天寶初又於狄道置臨州、狄道郡，至德元年當分別稱洮州與臨州也。岑參出赴安西當在天寶中，似固當指洮州而言。然參前有在渭州題詩，（見前引）又有題金城臨河驛樓，（亦參集三）金城在蘭州治所，參之行程由渭州西北沿渭水河谷上行經渭源，舊臨洮軍，再循洮水河谷下行至蘭州，此最合理之行程。且臨州舊臨洮軍本爲大驛道所經，前已證之，參決不會捨此大道不行，而由渭州向西南繞道岷州、洮州（臨洮郡），再向北仍循洮水河谷下行乃過狄道（舊臨洮軍）至蘭州也。且朱慶餘詩題自蕭關望臨洮。按蕭關在原州，臨州臨洮軍在原州西南，相鄰接，故得云「望」。至於洮州臨洮郡，非大道所經，且與蕭關中隔渭、臨、岷諸州，何可望耶？更何云「玉關西路出臨洮」耶？是知諸詩所稱臨洮皆指臨州舊臨洮軍而言，非洮州臨洮郡也。蓋狄道之臨洮軍地處要衝，最爲大軍，故開元二十一年置隴右節度使治鄯州，即移軍就之，軍額至萬五千人，（通典一七二州郡序目下、元和志三九鄯州）是以此軍甚著名，且自久視元年置軍至開元中軍額他遷，臨洮軍在狄道三十餘年，又值唐盛時爲大道所經，故時人習稱臨州爲臨洮也。且元和志述臨州鄰接諸州至臨州之距離即或稱臨州或稱臨洮軍。如渭州目云「西北至臨洮軍百九十里。」原州目云：「正西微南至臨洮軍六百二十里。」蘭州目云：「東至臨州一百九十里。」岷州目云：「北至臨州三百四十里。」可謂參差互稱，爲元和志中極少見之例外，蓋其地因久置臨洮軍而出名耳。然則杜翁秦州雜詩，「年少臨洮子，西

來亦自誇。」恐亦指臨洮而言矣。

渭源、狄道一百里間大抵皆行鳥鼠山北側。其行程可知者，渭源西約二十五里至高城嶺，為濫水、渭水所出，西東分流，此道即循此兩河谷而行也。嶺西行至武階谷，置武階〔街〕驛。又西二十里大來谷蓋亦在道上。

元和志三九渭源縣目，「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在縣西七十六里，渭水所出，凡有三源並下。」參合下文觀之，此道即經鳥鼠山脈之北側。故杜翁西行，稱「山空鳥鼠秋」也。

高城嶺 三國魏志二二陳泰傳：「為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時（姜）維等將數萬人至枹罕，趣狄道，秦敕經（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軍到（通鑑作須秦軍到）乃規取之。……經輒渡洮，……與維戰，大敗，……還保狄道城。……維乘勝圍狄道。秦軍上邽，……晨夜進前，……到隴西。……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火，鳴鼓，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干阪。……維等聞之遂遁。」

此段述上邽、隴西至狄道途徑甚詳，並及涼州至狄道路線。據此，是隴西、狄道間有高城嶺。考水經河水注云：

「洮水又北逕狄道故城西，……又北隴水注之，即山海經所謂濫水也。水出鳥鼠山西北高城嶺，西逕隴坻……又西北歷白石山下，地理志曰，狄道東有白石山。濫水又西北逕武街城南，又西北逕狄道故城東，……又西北流，注于洮水。」

又渭水注云：

「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出鳥鼠山渭水谷。」

此兩條述濫水（即隴水）與渭水皆出鳥鼠山西北高城嶺，源流甚詳。紀要六〇渭源縣，「南谷山在縣西二十五里，上有高城嶺。」一統志蘭州府卷山川目高城嶺條：「明統志，分水嶺在渭源西十五里，其水分流，東者入渭，西者入洮。舊志，分水嶺即高城嶺也。」按高城嶺即分水嶺之說當可信，但兩書里距差較十里。

檢紀要同縣又有分水嶺關係，云「在縣西十五里，分水嶺上。自嶺以西之水悉入洮河，以東之水悉入渭河，置關於此，爲縣境之襟要。」則蓋關在縣西十五里，嶺實在關之西耳，酈注云在烏鼠山西北，則二十五里猶太近，決非十五里也。

武階驛 舊九三薛訥傳云：

「開元二年……八月，吐蕃大將全達延乞力徐等率衆十萬寇臨洮軍，又進寇蘭州及渭州之渭源縣，掠羣牧而去。詔薛訥……爲隴右防禦使……率兵邀擊之。十月，薛訥領衆至渭源，遇賊，戰於武階驛，與王晙犄角夾攻之，大破賊衆，追奔至洮水，又戰於長城堡。……又敗之，殺獲萬人。」

舊一九六上吐蕃傳，畧同。作「渭源之武階驛。」冊府九八六，開元二年十月，「薛訥破吐蕃於渭州西界武階驛。」新書列傳亦作武階驛。又舊九三王晙傳云：

「轉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開元二年，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軍，晙率所部……與臨洮兩軍合勢以拒之。賊營於大來谷口……晙出奇兵……夜襲之，……賊……死者萬計。俄而……薛訥……邀擊吐蕃至武階谷，去大來谷二十里。……晙……迎薛訥之軍，……擊之，賊又大潰……追奔至洮水，殺獲不可勝數。」

亦作武階谷，蓋置驛之地也。大來谷在驛西，既爲吐蕃大軍所屯，當亦在大道上。通鑑二一一開元二年紀，八月，吐蕃將全達延等「帥衆十萬寇臨洮，軍蘭州，至于渭源，掠取牧馬。」下述薛訥王晙作戰事，與兩傳全同，但字作武街。胡注：「水經注，武街城在漢狄道縣東白石山西北，唐爲武街驛，與大來谷皆屬臨洮渭南縣界。劉昫曰，武街驛在渭州西界。」皆作武街，與兩書異。檢一統志蘭州府卷古蹟目，武街廢縣在狄道州東。晉惠帝分狄道置武街縣。咸和中張駿收河南地置武街護軍。」又據上引河水注，武街城正在渭源縣西二十五里高城嶺之西，與薛訥破蕃之地望相合，故溫公此條改武階爲武街。然兩書各傳均作武階，可能唐人音譌，置驛實名武階，非武街也，故仍據兩唐書書之。

由狄道西行經河州至鄯州，鄯州西至吐蕃，北亦至涼州，詳另文。今考之道則由狄道北行，蓋畧沿洮水河谷而下，經長城堡（在今狄道縣北三十五里），越沃干嶺（皋蘭西南至臨夏縣間），折入阿干河谷，凡一百九十里至蘭州治所五泉縣，一名金城縣（今皋蘭縣治），在黃河南二里，置金城鎮、臨河驛。

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邊防，述此道里程云：「渭州，又百八十里至臨州，又東北

二百里至蘭州。」寰宇記一五一蘭州，狄道縣在州南一百九十里。時臨州已廢，縣屬蘭州也。元和志三九蘭州，「東至臨州一百九十里」，東當作南。又渭州西至臨州一百九十里，則兩數之和，與總要兩數之和亦同，今據元和志、寰宇記書之。

寰宇記，蘭州治所五泉縣，「(漢)昭帝元年置(金城縣)，隋置五泉縣。唐咸亨二年復為金城，天寶二年改為五泉縣。」元和志同，畧。志又云：「黃河流經縣北，去縣二十里。」按通說，金城、五泉縣在今皋蘭縣治。今縣治在河南極近。一統志蘭州府卷古蹟目：「望河樓在皋蘭縣西北二里，黃河南岸。」則縣治去可僅二里耳。元和志衍「十」字。又檢九域志三蘭州金城郡，「北至黃河一里，東北至黃河三里，西北至黃河三里。」則宋蘭州治所固去黃河極近。復考高適有金城北樓詩云：「北樓西望滿晴空，積水連山勝畫中，湍山急流聲若箭，城頭殘月勢如弓。」(全唐詩三函十冊適集四。)觀此形勢，唐代金城固亦去黃河甚近，是宋代不異，元和志衍「十」字必矣。

金城鎮 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有蘭州金城鎮，當即在金城縣。

臨河驛 岑參有題金城臨河驛樓詩，(全唐詩三函八冊參集三)是驛名尙可考。

長城堡 見前武階驛條引舊唐書薛訥傳，與吐蕃戰於武階驛，大敗之，追奔至洮水，又破之於長城堡。一統志蘭州府卷古蹟目，「長城……秦築長城所起，唐置長城堡。」下引薛訥事。又引臨洮府志，「在狄道縣北三十五里。」在縣北，蓋亦此道所經耳。

沃干嶺 前高城嶺條引三國志陳泰傳，姜維由枹罕進軍圍狄道，泰由上邦至隴西或高城嶺來救，會「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干阪。」維聞之解圍遁。又通鑑九三晉或和二年紀云：

「五月……張駿……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閔……帥衆數萬，會韓璞攻掠趙秦州諸郡，趙南陽王胤，將兵擊之，屯狄道。枹罕護軍辛晏告急。秋，駿使韓璞、辛巖救之。璘進度沃干嶺……與胤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十月，璞使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乃帥騎三千襲于沃干嶺，敗之，遂前逼璞營，璞衆大潰。胤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進據振武，河西大駭。」

則此嶺阪自古當道。胡注：「沃干嶺在晉興郡大夏縣東南，洮水西。」一統志蘭州府卷山川目：「沃干嶺在皋蘭縣西南，亦曰沃干阪。……舊志，在大夏縣（今臨夏縣）東南洮水西北。自涼州濟河必度此嶺乃至狄道。」

阿干水 一統志蘭州府山川目又云：「阿干峪在皋蘭縣南四十里。」「阿干水在皋蘭縣西。九域志，阿干堡有阿干水。（檢視原書，堡在州西南四十里。）蘭州志，在州西三里，出狄道馬塞山，……北入（蘭）州界阿干谷爲阿干河，自峽奔流至縣城。」按今圖，皋蘭縣西南有小水北流入河，即此阿干河；又有阿干地名，當狄道至蘭州汽車道。蓋此道先循洮水河谷而下，經沃干阪後，向東北折入阿干河谷而下至蘭州也。阿干疑即沃干之變音。

又北渡河出金城關（明金城關），正北微西畧循逆水河谷（今莊浪河）而上，行二百二十里至廣武縣（今永登縣東南之莊浪），在逆水東北二十里。又約二百里至昌松縣（今古浪縣西），又西北，越洪池嶺（今武威縣東南），凡一百二十里至涼州治所姑臧縣（今武威縣）。蘭、涼間凡置二十驛，皆無考。而沿途漢晉以來故城堡則頗多可指。

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下邊防西蕃地界條云：

「蘭州……北涼州五百五十里。州城北度金城關二十驛至涼州。」

同書一八上邊防秦隴階成路條云：

「（秦州）河湟甘肅瓜沙路。……蘭州北渡黃河，出金城關二百六十里至涼州松昌縣，又二百一十里至涼州。」

此兩條述蘭州至涼州道甚詳悉。惟松昌爲昌松之倒誤。又舊五五薛舉傳，薛舉據金城，遣其將常仲興渡河擊涼州李軌，與軌將戰於昌松，敗沒。是亦昌松當大道之證。又總要兩條所記里數不一致，必有一譌誤。檢通典一七四，涼州武威郡東南到蘭州金城郡五百四十里。寰宇記一五一、一五二皆同。元和志蘭州、涼州兩目雖皆不記相距里數，然二州至長安里數之差亦爲五百四十里。則總要一八下云蘭涼相距五百五十里不爲誤。而卷一八上之二百六十里、二百一十里必有一譌也。又檢元和志四〇涼州，昌松縣西北至州百二十里；寰宇記一五二涼州，昌松縣在州東南二百三十里。據此似元和志「百」上當脫「二」字，而總要「出金城關」下之「二百」乃「三百」之譌文也。唐宋各志書既皆云蘭涼相距五百四十里，則蘭州至昌松約三百三十里上下，昌松至涼州約二百一十里上下也。然明清

志書釋昌松所在亦有兩說。紀要六三莊浪衛，蒼松廢縣，漢縣，即隋唐之昌松縣，在衛西。此雖不詳里數，然下文有古浪所，則不至古浪可知。觀此書事，與寰宇記、武經總要畧合，即在今莊浪北百數十里，去武威二百餘里也。然一統志涼州府卷古蹟目，昌松故城在古浪縣西。是與紀要作莊浪西者同。按古浪縣在今武威縣東南一百三十里，其西正當去武威一百二十里上下，與元和志「百二十里」者極相吻合。故元和志是否脫「二」字，殊有問題。再檢元和志四〇，昌松縣，「金山在縣南一百八十里，麗水出焉。」考水經河水注云：

「湟水又東逕枝陽縣，逆水注之，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董祐誠曰，允吾當作允街。允吾在湟水南，不得越允街令居諸縣而有逆水源。）東南流逕街亭城南。（董祐誠曰：十六國春秋，禿髮烏孤敗呂光將于街亭即此。寰宇記言允街故城在昌松縣東南，城臨麗水。即逆水。疑此街亭城，非允街故城也。）又東南逕陽非亭北。（董祐誠曰，十六國春秋，涼將馬健自陽非退屯清塞，即此亭也，當在今平番縣西。）又東南逕廣武城西。（董祐誠曰，城當在今平番縣南，近莊浪廢治。按元和志廣武縣，烏澗水在縣西南二十許里。）故廣武都尉治，郭淮破叛羌治無載于此處也。……逆水又東逕枝陽縣故城南，東南入于湟水。」

此述逆水流經甚詳，董祐誠以為即今之莊浪河，亦即寰宇記之麗水，（按寰宇記本之後漢書李賢注及通典，詳下文。）是也。按今莊浪河發源於古浪縣西南，在平番（永登）莊浪之北甚遠，（據一統志涼州府山川目分水嶺條，源在平番〔西北〕一百三十五里。）則據元和志所記水源，參考地形，唐之昌松縣固當在今古浪地區無疑。古浪北至武威一百三十里，是元和志云「百二十里」絕無奪誤，寰宇記二百二十里，「二百」為「一百」之譌耳。然則唐世蘭州至昌松約四百二十里，昌松至涼州一百二十里也。武經總要所記里距亦皆有奪譌。

廣武縣 元和志三九蘭州，廣武縣，「前涼張駿三年分晉興郡置廣武郡，開皇三年罷郡，置廣武縣，屬蘭州。」「南至州二百二十里。」寰宇記一五一蘭州，廣武縣在州北微西二百二十里。」觀此方向當在大道上。一統志涼州府卷古蹟目，廣武故城在平番縣東南。又引舊志，「莊浪所，元至元初置縣，明洪武十年改衛，即故廣武縣地。」平番縣，今改名永登縣。是正在明清迄今大道上。考通鑑九七，晉永和二年，趙使王擢擊（涼王）張重華，襲據武街（在隴西），又使麻秋攻金城，降

之，涼州震恐。重華悉發境內兵使裴恆將之，以禦趙，恆壁於廣武。胡注以為即唐之廣武縣，是也。則此地自古為涼蘭大道所經，故涼以重兵屯此以禦金城來攻之敵也。廣武向南微東二百二十里至蘭州，則西北去昌松當約二百里也。

金城關 元和志三九蘭州治所五泉縣，「金城關在州城西，周武帝置金城津，開皇十八年改津為關。」寰宇記一五一蘭州五泉縣，「金城關在縣西，南臨河。」關在河北，故武經總要云度河出關也。隋書地志，金城郡金城縣有關官，即此關。然初學記七引關駟十三州記曰：「金城郡有金城關。」則此關建置甚早，不始於隋。又按宋史地理志三，蘭州金城關，「紹聖四年建築，南距蘭州約二里。」殆去唐關故地不遠。明仍即其地置金城關，詳金城關記並跋尾（隴右金石錄一）。

洪池嶺 通鑑一〇四，晉太元元年，涼王張天錫殺秦使，使馬建拒秦。下述此次戰事云：

「八月，（秦將）梁熙、姚萇……濟自清石津，攻涼驍烈將軍梁濟於河會城，降之。（胡注：五代志，允吾縣有青巖山。水經注，湟水至允吾，與大河會。意者青石津在青巖山，河會城在二河之會歟？）甲申，苟萇濟自石城津，（胡注：關駟曰，石城津在金城西北。）與梁熙會攻纏縮城，拔之。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胡注：水經注，逆水……東南流逕街亭城南，又東南逕陽非亭北，又東南逕廣武城西。據載記，楊非在支陽東北三百餘里。）天錫又遣征東將軍掌據帥眾三萬，軍於洪池。（胡注：洪池，嶺名，在姑臧南。掌據，晉書作常據，當從之。）天錫自將餘眾五萬軍于金昌城。（胡注：金昌城在赤岸西北。）……庚寅，馬建……迎降。……辛卯，苟萇及掌據戰于洪池，據兵敗，……伏劍而死。……癸巳，秦兵入清塞，天錫遣司兵趙充哲帥眾拒之。秦兵與充哲戰于赤岸，大破之，……天錫……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天錫……降。」

此節述事，見沿途地名甚多，雖不一定皆在唐世大道上，但去道大畧不遠，就中尤可注意者為洪池。洪池，嶺名，屢見通鑑此時前後各卷，畧引如下：

卷一一〇，晉隆安二年，趙振說西平王禿髮烏孤曰：「呂氏方強，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胡注：「洪池，嶺名，在涼州姑臧之南。嶺南謂洪池嶺南也。五郡，謂廣武、西平、樂都、澆河、湟河也。」

卷一一一，晉隆安三年，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分命親屬鎮要番，「從弟替引鎮嶺南。」胡注：「嶺南即洪池嶺之南。」

卷一一二，晉隆安五年，楊穎諫涼王纂曰：「今疆宇日蹙，崎嶇二嶺之間。」胡注：「姑臧南有洪池嶺，西有丹嶺，一作刪丹嶺。」

卷一一七，晉義熙十一年，西秦王熾磐「以尚書右僕射出連虔爲都督嶺北諸軍事、涼州刺史。」胡注：「嶺北，洪池嶺北也。」

是此嶺爲涼蘭道上之重要分野。一統志涼州府卷山川目及紀要六三，皆云嶺在涼州東南。檢甘肅通志六山川目，洪池嶺在武威縣東南，涼州之大山也。則當在古浪以北也。

莫口 一統志涼州府卷古蹟目：「莫口廢縣在古浪縣南。十六國春秋，晉隆安三年，禿髮烏孤謀伐涼，使其將金樹屯昌松漢口。禿髮儁檀嘉平元年，姚興使其子弼等來伐，濟自金城，進次漢口。魏書地形志，昌松郡領莫口縣，即漢口也。後周廢。」後周始廢，諒唐世故城仍見在也。

昌松南之金山爲逆水（今莊浪河）發源地，廣武在河東二十里，見此道大畧沿逆水河谷（今莊浪河谷）而行也。道上漢晉以來故城甚多，觀上引河水注與董祐誠說以及通鑑一〇四太元元年紀，可知也。就中可注意者爲麗水城，亦此道沿今莊浪河谷而行之一證。允街城一名麗水城，始見於後漢書二明帝紀李賢注云：「允街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東南，城臨麗水，一名麗水城。」通典一七四，昌松縣條，與此注同；字作允衙。接云「衙亭故城，沮渠蒙遜所築，地勢險礙。」似爲兩地。寰宇記涼州昌松縣條亦錄李賢注文。又云：「按其城地勢極險，即沮渠蒙遜增築以爲防戍之所，迄今尙堅完如新。」則併二者爲一。是允街在昌松東南，然明清志書以爲在平番縣境，董祐誠疑寰宇記所記爲衙亭城，非允街故城也。今當從李賢注。

（三）北道驛程

長安西北行亦經臨泉驛，咸陽縣驛。由咸陽西北行約八十里至醴泉縣（今縣東北十里泚北鎮），置醴泉驛。又四十里至奉天縣（今乾縣東），置奉天驛。

柳宗元館驛使壁記（全唐文五八〇）述京畿各驛道，有云，「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此即由長安經咸陽、奉天北出邠州之道也。又寰宇記三四邠州目，「東南至長安二百八十里，若至奉天一百三十里。」亦此道也。舊唐書紀，建中四年，涇原兵變，帝自咸陽奔奉天。新一七九鄭注傳，「孟文亮鎮邠寧，取為司馬，……上道過奉天，輒還。」通鑑二一八，至德元載，「太子自奉天北上，比至新平（即邠州），通夜馳三百里，是日至安定（即涇州）。」是由長安經咸陽、奉天至邠州、涇州也。又通鑑九四，晉咸和四年，「趙南陽王雍帥衆數萬自上邽趨長安，軍于仲橋。」胡注：「鄭國渠逕仲山，渠上有橋，謂之仲橋，在九峻山之東。宋白曰，雍州醴泉縣即仲橋城。」是醴泉亦自古當長安通原州道也。

長安志一六醴泉縣目云：

「醴泉驛在西門內，東南至咸陽驛四十五里，西北至乾州奉天驛七十里。今廢。」

是由咸陽至奉天，中經醴泉，唐亦置驛，宋世廢。又舊五代史六六安重誨傳，「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地素僻，無驛馬，縣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新史二四，同。）是亦唐代醴泉置驛之證，惟五代時已荒僻無驛馬耳。至於里程，頗當商榷。元和志一，醴泉東南至京兆府一百二十里。寰宇記二六，同。一統志，亦同。按咸陽至府四十里，則醴泉至咸陽應為八十里也。又元和志，奉天東南至府一百六十里，不論所指為此道抑為下文所考經興平縣道，但就形勢言，奉天至醴泉不應有七十里。檢一統志西安府卷，乾州東至醴泉正為四十里。與元和志、寰宇記合。則長安志此條里程頗可疑。一統志西安府卷古蹟目醴泉故城條，「九域志，縣在京兆府西北七十里；長安志，縣東南至京兆府九十里。……按寰宇記，縣去京兆府里至與元和志同，而九域長安二志與寰宇記異，是太平興國以來元豐以前曾徙置，而二志未之詳也。縣志云，唐縣城即今縣東北十里之泔北鎮。（按九域志有此鎮。）又有宋縣在今縣東少南三十里，元末始移於今治。」是宋縣在今縣東少南三十里，唐縣在今縣東北十里，宜有三十里之差也。今據元和志書之。而此醴泉驛在西門內者亦宋初之驛也。故不書。

有磁門驛者，蓋在咸陽之北，管城驛者蓋在醴泉東南，駱驛者蓋在醴泉、奉天間，又有魯

店蓋亦醴泉東西之地也。

磁門驛 舊一九五迴紇傳，「肅宗送寧國公主至咸陽磁門驛。公主泣而言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冊府九七九，公主為帝幼女，送至磁門驛。按元和志一，咸陽縣，「秦慈石門在縣東南十五里，東西有閣道，即阿房宮之北門也。累石為之，著鐵甲入者，慈石吸之，不得過，羌胡以為神。」寰宇記二六，同。則此驛似在咸陽東南。然咸陽東南二十里即有臨皋驛，經常建置未廢，其西五里不應另置驛也。又按中宗送金城公主至興平，寧國公主為肅宗幼女，送行不應不至咸陽，疑此驛實在縣北，為咸陽北出道上之第一驛，故送至此也。

管城驛 王諫為郭令公出上都赴奉天行營救賜錦戰袍並口脂等謝表（全唐文四三九）云：

「臣某言，臣今日巳時至臨皋驛西，開府魚朝恩見奉宜進止，賜臣錦戰袍等。

又未時至管城驛縣，中使至賜臣瓜兩顆。」

據此，由臨皋赴奉天經管城驛也。然巳時至臨皋，未時至管城，祇兩個時辰，即今四個小時，其行程不至于太遠，當在咸陽至醴泉間歟？

駱驛 舊一二八段秀實傳：「朱泚盜據宮闕，……遣其將韓旻領馬步三千疾趨奉天。……秀實以為宗社之危期在頃刻，……乃倒用司農印印符以追兵。旻至駱驛，得符，……而迴。」舊二〇〇下朱泚傳、新一五三段秀實傳皆畧同。通鑑二二八建中四年紀亦同。史紹以為駱谷關之驛，胡注已辨其非，「但不知駱驛在何地。」考此事見奉天錄卷二。又同書卷一云，建中四年十月三日，涇原兵變，帝出走，過咸陽，是夜四更耐馬郭暖追及乘輿於駱驛。四日平明，至於奉天。夜四更至駱驛，平明即至奉天，則去奉天必不遠，蓋即奉天醴泉間耳。

魯店 通鑑二二九，建中四年，李懷光敗朱泚兵於醴泉，欲朝見，為盧杞所蔽，詔懷光直引兵屯便橋，取長安。懷光怏怏，引兵至魯店，留二日乃行。胡注：

「魯店在奉天東南，咸陽陳濤斜西北。」度其地當在醴泉東西也。

又自咸陽西經興平縣驛，又西偏北七十里亦至奉天縣驛。

長安志一九，奉天縣，「驛在縣南三百步，東至興平縣驛七十里。」按元和志，奉天至京兆府一百六十里，興平至府九十里，就此道言，奉天興平間正當為七十里也。

奉天當西北通道之要，唐代中葉，西北有事，常置重兵於此。

通鑑二二四，大曆二年九月，吐蕃衆數萬圍靈州，遊騎至潘原、宜祿，詔郭子儀移鎮奉天。又二二五，大曆十年，吐蕃寇涇州，命朱泚出鎮奉天行營。潘原、宜祿、涇州皆當此大道，詳下文。又舊一三四渾瑊傳，貞元三年，吐蕃劫平涼之盟後，渾瑊退由奉天入朝，「俄而吐蕃入寇京畿，瑊鎮奉天。」亦其證。

由奉天北出，經漠谷（今乾縣北三里），踰梁山（今乾縣西北五里），五十里至永壽縣新址（今縣東南二三十里），置驛。又十里至永壽縣貞觀舊址，又二十里至麻亭驛（約當今縣治），又六十里至邠州治所新平縣（今邠縣），本名幽州，開元十三年，以字與「幽」形似，改名曰邠。地當長安北面要衝，中葉以後，置邠寧節度使以鎮之。

州名改易源委詳見元和志三。

舊一九四上突厥傳，武德五年，突厥數道入侵，西道入靈原等州，「詔隱太子出幽州道，太宗出蒲州道以討之。」七年，「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道自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受詔北討，……屯兵於幽州。」太宗即位，突厥大軍南侵至渭北，不敢戰，盟於便橋而還。太宗謂羣臣曰，「我已令無忌、李靖設伏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還，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亡如反掌。」胡注謂此「幽」爲「幽」之形譌，是也。（舊六七李靖傳，「頡利可汗入涇陽，靖率兵倍道趨幽州，邀賊歸路。」可證。）此諸事皆見邠州當長安北道重鎮。安史亂後，邠寧節度治此，爲長安北境第一重鎮，不待論矣。故柳宗元館驛使壁記云，「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也。方輿紀要五四云：「邠州，涇水北遠，邠巖南峙，依山爲城，地勢雄壯。……天寶後，以邠寧爲重鎮，常屯重兵於此，以遏寇衝，蓋厚涇原之形援，固畿輔之藩衛，州實南北襟要也。」

舊肅宗紀，肅宗北出路線，其前段由奉天，經永壽、新平郡（邠州），至安定（涇州）。又舊一五一高承簡傳，爲邠寧節度使，「上言乞入覲，即隨表詣闕。太和元年八月行至永壽縣傳舍，卒。」通鑑二二三，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自靈州入寇，九月前軍至宜祿，十月懷恩至邠州，進逼奉天，爲子儀所敗。會涼州兵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遽還。是永壽當邠州至奉天入京師之大道。

長安志一九奉天縣，「北至永壽縣麻亭驛八十里。」按元和志三邠州，東南至上都三百里。永壽西北至州九十里。則永壽東南至長安應爲二百一十里。又按奉天

至長安一百六十里，則奉天至永壽應為五十里。寰宇記三一乾州目，奉天至永壽六十里，與長安志此條八十里者不合。按元和志永壽縣條云：「武德二年分新平縣南界於今理北三十里永壽原西分置永壽縣，因原而名。貞觀二年移於州（邠州）東南八十里。興平元年又移於順義店，即今理是也。」寰宇記永壽縣條記之尤詳。則長安志八十里者，蓋武德二年之舊址在新址之北三十里者耳。九域志三，邠州南至永壽六十里者，亦就舊址而言也。豈太平興國以後縣治北移舊址，時名麻亭耶？又考通鑑二二三，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見子儀有備，不戰而退，子儀使李懷光追之，至麻亭而還，虜退至邠州，涉涇而遁。則麻亭當道，自唐已然，置驛當亦不自宋始也。

漠谷、梁山 舊一三四渾城傳述奉天之圍云：

「靈武節度使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合兵六千赴難。將至，上議所向，宰相盧杞白志貞以漠谷路為便。賊曰，漠谷險隘，必為賊所邀；不若取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便取城東北雞子堆下營，與城中犄角相應。……杞曰，漠谷路近。……上從杞議。希全等進至漠谷，果為賊軍邀擊，奪據水口，乘高以大弩巨石左右夾擊，殺傷頗衆，……希全等各歸本鎮。」

按新一五六杜希全傳略同，云「還保邠州。」又通鑑二六三，天復二年，「汴將康懷貞擊鳳翔將李繼昭於莫谷，大破之。」同書二六六，梁開平二年，劉知俊王重師大破岐兵于幕谷。胡注，「幕谷即漠谷。」皆見此谷為交通要道，故為兵家所爭。一統志乾州卷山川目，漠谷條引州志，「谷在州北三里，踰梁山而南，多取道於此。」乾州即唐奉天縣。又梁山條引地理通釋：「梁山在奉天縣西北五里。」則漠谷殆即梁山之南谷也。為奉天北出之要道。

邠州西北略循涇水河谷上行，蓋經橐邱堡，八十里至宜祿縣（今長武縣治）。縣治淺水原，城北五里高墟城為太宗敗薛仁果處。

元和志三邠州，「宜祿縣東至州八十一里。……淺水原即今縣理所。」寰宇記三四作八十里。一統志邠州卷古蹟目，宜祿故城，今長武縣治。又沿革目，長武縣東至邠州八十里。與元和志、寰宇記合。而九域志云宜祿在州西六十里，蓋誤。觀形勢，大道當經此縣。通鑑二二四，大曆二年，吐蕃數萬圍靈州，遊騎至潘原、宜祿，郭子儀移鎮奉天以備之。又二二四，大曆八年，吐蕃十萬寇涇邠，郭

子儀遣渾瑊將步騎五千拒之，戰于宜祿，大敗。是當道之證。

高墟城 元和志三，邠州宜祿縣：

「淺水原即今縣理所。……武德元年，（薛）舉寇涇州，屯兵於安定縣之折墟城，太宗親征，相守六十餘日。會舉死，其子仁杲統其衆，並羌胡十餘萬，數來挑戰。上遣總管龐玉自此原南出賊之右，因高而陳，上率大兵自原北出其不意，斬首萬餘級。……仁杲懼而請降。……故城猶在今縣北五里。」

「昭仁寺在縣西十步，淺水原上，王師討平仁杲，詔於此置寺。」

是謂折墟城近淺水原，在宜祿縣北五里也。寰宇記三四宜祿縣，除不言昭仁寺及淺水原即治所外，皆與志同，但作高墟城。按元和志三，涇州保定縣有折墟城，在縣東十里。又檢舊太宗紀作折墟城，亦云由淺水原南北合擊。而新紀作高墟城。又新唐志，寧州定平縣有高墟城，涇州保定縣有折墟故城。是高墟、折墟本兩地。（折一作析。）又檢舊五五薛舉傳，武德元年，豐州總管張長遜進擊薛舉將宗羅睺，舉悉衆來援，軍屯高墟城，縱兵虜掠豳岐二地。太宗率衆擊之，軍次高墟城，會疾，諸將違命，舉取高墟城，進圍寧州。旋舉死，子仁杲自立於折墟城。太宗又受命擊仁杲，師次高墟，大破之於淺水原，乘勝進薄其折墟城，仁杲降。新傳，第一點作析墟，又不言仁杲立於何處。餘並同。其述淺水原之戰，敗羅睺後云，「王（太宗）率騎追奔，夜半至析墟，遲明合圍。」仁杲降。通鑑一八五、一八六，武德元年，薛舉進逼高墟，遊兵至豳岐，唐兵禦之，戰于淺水原，大敗，舉拔高墟。八月，舉卒，仁杲立，「居於折墟城。」圍涇州，揚言南去，遣高墟人僞以城降。秦王至高墟，大敗之於淺水原，仁杲降。下又述秦王語折墟虛弱云云。大抵重要戰事皆在高墟城，即近淺水原者；另有折墟城，舊史或混淆不分。元和志所述應為高墟城，非折墟城，寰宇記為正。新志，高墟城在寧州定平縣。按定平在寧州南七十里，與宜祿接境，正即此城也。折墟城在安定，下文長武城條引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長武砦，「唐太宗討薛仁杲，頓兵於此，與析墟城相對，皆天險也。」即此城矣。故今分別記之。

又元和志邠州治所新平縣，「真邱堡在縣西十八里，東西南三面石坡峭峻，高十丈，北面築城高二丈，武德二年置，貞觀七年廢。」寰宇記三四，同。度其形勢，蓋亦當大道也。

宜祿又西五十里至長武城，在涇水南岸，隋開皇中築，武德元年廢。大歷初郭子儀重築，城據原首，俯瞰大道，置重兵以備吐蕃。

元和志三邠州宜祿縣，「長武城在縣西五十里，隋開皇中築，在涇河南岸。武德元年廢。大歷初，郭子儀置兵以備西戎。」寰宇記三四，同。舊一二一李懷光傳：「先是懷光頻歲率師城長武以處軍士。城據原首，臨涇水，俯瞰通道，吐蕃自是不敢南侵，爲西邊要防。」即元和志所記郭子儀置兵事也。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邊防涇原路，「（涇州）長武若築城在安仁谷中，四面險固，皆阻大澗，陡絕，惟一路可上。唐太宗討薛仁果，頓兵於此，與折墪城相對，皆天險也。」此言其形勢，可與李懷光傳參看，蓋在谷中原上也。

長武又西四十里至折墪城，又十里至涇州治所安定縣，至德二年更名保定（今涇川縣北五里），在涇水西一里。

涇州治所、更名及其在涇水西里數，皆見元和志三。志云州東至邠州一百八十里，至長安四百八十里，則去長武五十里也。寰宇記三二，涇州東至長武鎮界四十里。武經總要一八上遂謂長武鎮西北至涇州四十里矣。

元和志三涇州，治保定縣，「折墪故城在縣東十里，西魏涇州刺史乙弗貴所築，隋末薛舉屯據於此城。舉死，仁果復竊據。」廣記四九二靈應傳，「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即斯城也。參詳上高墪城條。武經總要前集云太宗據長武城，與舉兵相對，實尚相距約四十里也。

涇州地形平敞，唐代前期，當安西孔道；中葉以後，居西塞之口，依連雲堡爲屏障，置涇原節度使統重兵以鎮之。與邠州同爲長安西北之門戶。

張籍涇州塞（全唐詩六函六冊籍集五）云：「道邊古雙堠，猶記向安西。」是當西域孔道也。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邊防涇原渭儀路云：

「涇州安定郡，……涇渭之間，地形平敞，正當西塞之口。至德以後，河湟盡陷，西鄙之地極於潘原，遂屯重兵，升州爲方鎮。又謂散地不足守禦，乃建平涼爲渭州、臨涇縣爲行原州，外張蕃翼之衛。本朝建鎮戎軍（今固原）以通隴右，置德順軍（今靜寧東）以制山外，漸復襟帶之固。」

此條頗見涇州之形勢，雖地甚平敞，但當西塞之口，重兵置此可爲邊塞支援也。

舊一一八楊炎傳，建中二年，奏請城原州。「三月，詔下涇州爲具。涇軍怒而言

日，吾曹爲國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治於邠，纔治農桑、地著之安；而徙于此，置榛莽之中，手披足踐，纔立城壘。」此兼指邠、涇而言。

連雲堡 舊德宗紀，貞元三年九月「丙寅，吐蕃陷華亭，又陷涇州之連雲堡。甲戌，吐蕃退，俘掠邠、涇、隴等州民戶殆盡。自是蕃寇常至涇、隴。」時在平涼劫盟之後。又四月二日，「涇原劉昌復築連雲堡。」新德宗紀，貞元八年六月，「吐蕃寇連雲堡，大將王進用死之。」舊一九六下吐蕃傳，詳其事云：

「（貞元三年）吐蕃攻陷華亭。……北攻連雲堡，又陷。堡之三面頗峭峻，唯北面連原，以濠爲固。賊自其北建拋樓七具，擊堡中，堡中唯一井，投石俄而滿焉。又飛梁架濠而過，苦攻之，堡將張明遂與其衆男女千餘口東向慟哭而降。涇州之西唯有連雲堡，每偵候賊之進退。及是堡陷，涇州不敢啓西門，西門外皆爲賊境，樵蘇殆絕，刈禾稼必布障於野，而收穫之。穫既失時，所得多空穗。……吐蕃驅掠連雲堡之衆及邠、涇編戶……並牛畜萬計，悉其衆送至彈箏峽。」

「（貞元八年）六月，吐蕃數千騎由青石嶺寇涇州，掠田軍千餘人，還及連雲堡，守捉使唐朝臣遣兵出戰，大將王進用死之。」

又舊一五二劉昌傳云：

「授涇州刺史，充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略）等使。躬率士衆力耕，……軍食豐羨。……復築連雲堡，受詔城平涼以扼彈箏峽口。」

據此諸條，足見此堡在唐中葉對於涇州守禦之重要性，惜今地不詳。就吐蕃傳觀之，殆在城西不甚遠，至多不過一二十里也。

由州向西稍偏北行，經連雲堡一百里至陰盤縣，天寶元年更名潘原（今平涼縣東四〔三〕十里），在涇水北一里，因縣東潘谷口受名。又西約六十里至平涼縣舊治陽音川，開元五年移治古塞城，在涇水南。貞元中移治舊縣南坂，在水南一里。（今縣西四〔三〕十里。）元和初置行渭州，爲涇州之前衛，常置重兵鎮守之。縣西北五里有唐蕃會盟壇，即吐蕃劫盟處。平涼又西北行三十五里至胡谷堡，即彰信堡（今安國鎮稍西），堡西道入彈箏峽，約盡三十五里。自邠州以西皆略循涇水河谷而上，至此峽，近水源，形勢奇險，爲戍守要地，水聲激宕如彈箏，故名。又二十里至瓦亭故關，地當六盤山道東北口。由此向西南踰隴山關即六盤關至西瓦亭，道通臨、渭，開元時代，此爲上關，則此道亦置

驛，然行程不詳。又由瓦亭故關向西北行，蓋中經漢蕭關故城地區，七十里至原州治所平高縣（今固原縣），則今考之道也。

舊一九六下吐蕃傳，貞元三年唐蕃會盟平涼。吐蕃劫盟，虜唐使崔漢衡等至原州。蕃將尙法贊召見，至石門，遣中官俱文珍等還，而囚漢衡等於河州，又使至石門，旋放漢衡還至潘原。下文又述盟前事云，渾瑊與駱元光將發涇州，元光謂瑊曰，「本奉詔令營於潘原堡以應授侍中。竊以潘原去盟所六七十里，蕃情多詐，……請次侍中為營以虞有變。」又新一五六李元諒傳，元諒曰，「潘原去平涼七十里。」據此，涇州通原州道經潘原、平涼無疑。檢元和志，潘原在涇州西一百里，平涼西北至原州一百六十里，原州至涇州三百二十里，則潘原西至平涼當為六十里。吐蕃傳云潘原西去盟所六七十里，李元諒傳作七十里。通鑑二二三二作「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按盟壇在平涼西北五里，是亦謂潘原去平涼不到六十五里也。與元和志所述里程正合。寰宇記一五一，渭州平涼縣東至潘原縣三十六里，蓋平涼因置渭州，已東移也。（記云渭州治平涼，東至涇州僅一百二十六里，可證。）

潘原 在涇水北，因潘谷口受名，見寰宇記一五一渭州目。易名詳通典、元和志及寰宇記。潘原為唐中葉以後西禦吐蕃之重地。舊吐蕃傳，此次劫盟之後，唐增戍潘原堡與隴州，即以潘原當涇原道，隴州當秦隴道，皆要塞之地也。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邊防，「至德以後，河湟盡陷，西鄙之地極於潘原。」亦以邊疆要塞，故云。

平涼縣 元和志三原州，平涼縣「西北至州一百六十里。……周武帝建德元年割涇州平涼郡於今理置平涼縣，……開元五年移於涇水南。貞元七年又移於舊縣南坂上，今縣是也，仍屯軍其中。」舊唐志，平涼「隋縣，治陽音川，開元五年移治古塞城。」則古塞城蓋即涇水南。又寰宇記一五一，渭州治所平涼縣，「唐元和四年以渭州陷蕃，權行渭州於此。」「涇水從原州彈箏峽口過入州北一里。」則貞元以後移於今所，仍在涇水南一里也。置行渭州，亦見新唐志。舊一五二郝玘傳，「（元和）十三年，檢校左散騎常侍渭州刺史（略）充涇原行營節度平涼鎮遏都知兵馬使。……吐蕃畏其威。」足見此地之衝要也。

寰宇記又云，「會盟壇在縣西北五里，貞元三年五月渾瑊與吐蕃會盟處。」新志

亦同。輿地廣記一六作貞觀五年，字譌。

連雲堡 堡爲大道所經，詳上條。但亦不能完全排除在涇州至臨涇道上之可能性。

彈箏峽、胡谷堡、瓦亭故關 彈箏峽，酈氏水經注已記之，惜其文已佚，惟寰宇記及通鑑胡注有徵引，詳下文。周書二七赫連達傳云，侯莫陳悅害賀拔岳（於河曲），宇文泰自夏州「南赴平涼，引軍向高平（原州），令達率騎據彈箏峽。」此爲今存史料之最早見者。已顯示此峽爲平涼至原州間之要道。通鑑一五六亦記此事。通鑑唐紀又屢書彈箏峽事如下：

卷一九一，武德八年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華亭縣及彈箏峽，水部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備突厥。」

卷一三三，貞元三年九月，「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甲戌，吐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置之彈箏峽西。」（考異云見實錄。）

又貞元七年二月，「戊戌，詔涇原節度使劉昌築平涼故城，以扼彈箏峽口。」

（此見舊一五二劉昌傳。）

按唐初，突厥入寇，西道常入原州，故使李藝防彈箏峽，中葉吐蕃入寇亦多由靈原，如貞元三年平涼之盟，吐蕃即以原州爲根據地，故此峽亦爲軍事要地。舊一九六下吐蕃傳，建中四年清水盟詞云：

「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谷縣……。」

此正唐代中葉通吐蕃三道，彈箏峽則涇原道上之國界也。故沈亞之對賢良方正策（全唐文七三四）陳擊吐蕃之謀云，「令邠寧、涇原軍皆出平涼，道彈箏」也。至其地望，通典一七三，原州百泉縣「有彈箏峽，在郡東南。」元和志三原州百泉縣條云：

「涇水源出縣西南涇谷。地理志云，涇陽縣笄頭山，涇水所出。淮南子云，笄頭山一名薄落山，故涇水亦曰薄落水。又南流經都盧山，山路之中常如彈箏之聲，故行旅因謂之彈箏峽。」

寰宇記三三原州百泉縣條云：

「涇水源出縣西南涇谷。」彈箏峽，注水經云，涇水經都盧山，山路之內，

常有如彈箏之聲，行者聞之歌舞而去。又云絃歌之山，峽口水流，風吹滴崖，響如彈箏之韻，因名之。」「可藍山在縣西南七十里，一名都盧山。」

同書三二涇州保定縣條云：

「彈箏峽自原州百泉縣界都盧山，涇水所出，南流山谷之間，水聲清響，有如彈箏。」

又通鑑一五六梁中大通六年紀胡注云：

「九域志，渭州都盧峽，即彈箏峽也。（今檢九域志無此文。）水經云，都盧山峽之內常有彈箏之聲。又云絃歌之山，峽口水流，風吹摧響，有似音韻也。」據此諸記述，則此峽在百泉縣西南，涇水上流谷道之一段，去涇水源頭不甚遠。又峽在都盧山，故一名都盧峽，山在百泉縣西南七十里，峽去縣當亦不下五六十里也。復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邊防涇原渭儀路渭州條云：

「安國鎮，唐中和中置靜塞砦，後改今名。東至州（渭州）三十里，西自山河砦入瓦亭砦四十里。……西北二里至彈箏峽。」

「瓦亭砦控隴山一帶，即漢朝那縣地（一作北）古蕭關也。後漢隗囂使牛邯守瓦亭山，即此地。彈箏峽在焉。東自安國鎮路至州（渭州）七十里。」

是彈箏峽極近瓦亭砦，砦東經安國鎮至渭州七十里，云「西北二里至彈箏峽」者，蓋峽之東口在安國鎮西北二里也。又按元和志三，原州治平高縣，「瓦亭故關在縣南七十里，即隴山北垂，隗囂使牛邯守瓦亭，即此。」是瓦亭北去原州七十里，東至平涼七十里，與原州平涼相距一百六十里者亦畧合。檢一統志平涼府卷山川目，六盤山，通志，大六盤山在固原州西南七十里，山路險仄，曲折峻阻，盤旋而上，古謂之絡盤道。（又引州志，「山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隆德縣志，山在縣東二十里縣城鎮其西麓，即隴山之支峯也。」是為西麓。）又瓦亭山，「府志，六盤山，其東曰瓦亭山，瓦亭東二十里即彈箏峽也。」又彈箏峽，「在平涼西一百里。」郡國利病書六一平涼府，亦云「彈箏峽在瓦亭東二十里。峽奇險，水聲激宕如彈箏。」是瓦亭蓋在六盤山東麓，其東二十里為彈箏峽之西口，西口東至今平涼縣一百里，即東至唐平涼縣六七十里也。若為七十里，則峽西二十里至瓦亭，又北七十里至原州，恰共得一百六十里矣。

胡谷堡，舊德宗紀下，貞元七年三月，「涇原節度使劉昌築胡谷堡，改名彰義」

堡，在平涼西三十五里，亦禦戎之要地。」舊一五二劉昌傳，貞元初，授涇州刺史充涇原節度使，「復築連雲堡，受詔城平涼，以扼彈箏峽口。……又於平涼西別築胡谷堡，名曰彰信。平涼當四會之衝，居北地之要，分兵援戍，遏其要衝。」彰義、彰信，紀傳不同，通鑑二三二，書事與傳畧同，亦作彰信。而胡谷作朝谷。未知孰是。胡谷在平涼西三十五里，當在平涼彈箏中道上。又考五代會要三〇吐蕃目，「周廣順三年九月，河西節度使申師厚奏，自涇州安國鎮至西涼府，沿路三處控扼，多立州名，]是安國鎮當西域道。檢一統志平涼府卷關隘目，安國鎮「在府城西三十五里。九域志，平涼縣有安國、耀武二鎮。通志，安國鎮在府西三十里，鎮西又有古城，疑即彰義舊堡，後改為安國也。府志，安國即胡谷之譌。」按寰宇記一五一渭州（即平涼）「西至安國鎮接連蕃界三十二里。」又上條引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邊防涇原渭儀路，「渭州安國鎮東至州三十里，西北至彈箏峽。」又云瓦亭砦控隴山一帶，彈箏峽在瓦亭砦東，自安國鎮路至州（渭州，即平涼）七十里。則安國鎮果與胡谷堡為近，即平涼至彈箏道經胡谷也。檢近代地圖，今平涼西仍有安國鎮，蓋即其地。蓋由平涼西行，經安國鎮，入彈箏峽，至瓦亭也。遼中行紀云，出平涼府西關，四十里至安國鎮，「入山路，雙峯對峙，中流澗水，石鋪沙底，琤琤有聲。岩際刻峭壁奔濤，又刻山水清音。瓦亭驛宿，五十里。」取與上引唐宋志書所記相參證，則此段所記正即彈箏峽無疑。瓦亭故關，前引元和志，在平高縣南七十里。又引武經總要，瓦亭砦控隴山一帶，東自安國鎮路至渭州（平涼）七十里。實則約九十里也。按瓦亭見史，似始於光武伐隗囂時。後漢書列傳三隗囂傳云，囂「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李賢注：「安定烏支縣有瓦亭故關，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光武紀，親率大軍與河西竇融會於高平，數道上隴。正見瓦亭為高平上隴南行之一道也。此正元和志以下之瓦亭故關、瓦亭砦之地矣。通典一七三平涼郡、原州目，繫瓦亭關於蕭關縣。按瓦亭近漢之蕭關，但在唐蕭關縣南二百里以上，杜氏誤也。又紀要五九，秦安縣目云，瓦亭去德順軍道里甚近，李賢注亦誤。今按德順軍在今靜寧縣東。顧氏所指實誤，非李賢誤也。復按李賢稱為瓦亭故關，元和志，同。新唐志亦云平高縣南有瓦亭故關。則唐世此關已廢，故不在原州七關之列。蓋已為隴山關即六盤關所代替矣。復考冊府元龜一一三，

貞觀二十年，八月幸靈州。「庚辰，至涇州。丙戌，踰隴山關，次西瓦亭。十一月丙戌至自靈州。」通鑑一九八，貞觀二十年八月，幸靈州。「庚辰，至涇州。丙戌，踰隴山至西瓦亭。觀牧馬。九月上至靈州。」胡注：「原州平高縣南有瓦亭故關。瓦亭水出隴山，東北斜趣，西南流，經成紀、畧陽、顯親界，又東南出新陽峽入于渭。故有東西瓦亭之別。」按太宗幸靈州，當由平涼西北直趨原州而北，但欲觀牧馬，故在瓦亭處折向西南踰隴山關，至西瓦亭也。此即遼中行紀由平涼西經安國鎮、彈箏峽、瓦亭驛，踰六盤山至隆德縣之通道，亦即光武由高平、涇水流域南逼隗囂，囂使牛邯守瓦亭之道矣。是則由平涼西至瓦亭，瓦亭西北至原州，瓦亭西南踰隴山關至西瓦亭；即瓦亭為南北兩道之樞紐矣。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邊防目述涇州形勢云：

「本朝建鎮戎軍（即唐原州）以通隴右，置德順軍（今靜寧縣東）以制山外，漸復襟帶之固。」

又述德順軍之建置經過云：

「德順軍，舊籠竿城也。在六盤山外。祥符中，渭州曹瑋言，今隴山外有棄地籠（隴）竿川，坦為兵衝，曾無捍蔽，熟戶以田輸官，因相地形築城，盡要害之地，以兵戍之，立堡砦，置弓弩手居之。慶歷初，經畧使韓琦言籠竿城為山外四砦之首，北接鎮戎軍，捍一路戎馬走集。北緣胡盧川河，經古蕭關（此唐關）至鳴沙縣，乞建為軍，因賜名德順。自六盤山砦二十里至瓦亭，四十里（有脫文）又七十里至渭州（即平涼）。」

第一條謂鎮戎、德順兩路總會於涇州，正唐代此地區之形勢。第二條述德順軍東經瓦亭至渭州（即平涼）固即唐道，其述北取胡盧川經蕭關道，胡盧川即高平水（今清水河），是殆亦即取道瓦亭北至原州也。（但不能排除由德順直北經六盤山西麓接胡盧川之可能。）然則此條所述，亦如唐代此區交通之形勢矣。

瓦亭既當平涼至原州之中道，又當西南踰六盤山六盤關以通山外之要道，其為交通樞紐可知。元和志，原州「南至秦州四百六十里，正西微南至臨洮軍六百二十里。」此至秦臨兩州之道當即取途瓦亭也。（至臨洮軍六百二十里亦可能指木峽關道。）且置驛，詳下文。

隴山關、六盤關 此關不見於元和志。新唐志，渭州平涼縣，「西南隴山有六盤

關。」又原州平高縣條列舉縣境諸關名，並六盤爲七關。又武經總要一八上邊防涇原路，渭州「六盤關，古六盤關也，在瓦亭西南隴山上，……北至瓦亭峽二十里。」則此關在隴山上，瓦亭之南二十里。上節引冊府一一三，貞觀二十年幸靈州，由涇州西行，「踰隴山關，次西瓦亭。」又考六典六刑部司門郎中目，京城四面關有驛道者爲上關。上關六，原州隴山關爲其一。此當即新志之六盤關，建置甚早，原名隴山關，且爲京師四面關，並當驛道，故爲六個上關之一，與潼、蒲、武、散及大震關等之地位相等也，足見此關之重要。寰宇記三三原州平高縣，「縣南一百一十里隴山上有隴山關。」是里距尚可指。然一統志平涼府卷關隘目，「六盤關……西去隆德縣六十五里，與固原州西南接界。」（紀要五八，云關在隆德縣東二十五里，唐置，今與固原州分界。」里數蓋誤。）又山川日，「通志，大六盤山，在固原州西南七十里。山路險仄，曲折峻阻，盤旋而上，古謂之絡盤道，元世祖自和林有事陝蜀，恆屯兵於此。……明初徐達定關中，屢敗元兵於六盤。……（州志，山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隆德縣志，山在縣東二十里。縣城鎮其西麓。即隴山之支峯也。」按同書平涼府沿革目，固原州西南至隆德縣一百二十里，其道當取此關，蓋關在中道而稍南，在原州之南不到百里也。考瓦亭北至原州七十里，此關在亭南二十里，共九十里，與此正合。此關山形勢，一統志已言之。遼中行紀云，出平涼府西關爲崆峒山，四十里至安國鎮，又五十里至瓦亭驛宿。下云：

「二十一日過絡盤山，俗名六盤。蝸象蟻旋，高出雲表，俯視來路，悉被雲遮，上下共三十里，……地勢既高，山坡尤陡，……隆德縣宿。（五十里）」

此爲六盤山路最具體之寫照。想唐世大抵相同，或更險峻耳。此關驛道當西通臨洮軍，蓋即元和志，原州正西微南至臨洮軍六百二十里之道歟？惜行程無考。又按瓦亭在六盤山東麓，西瓦亭在山西麓，即當六盤山道東西兩口，唐既當中置隴山關，又名六盤關，宜廢瓦亭關，稱爲故關也。然頗疑唐之隴山關即在瓦亭故關地區，大道由平涼西行至此，分歧爲二，西北經蕭關故城地區至原州，西南經西瓦亭通渭、臨也。今所考知隴山關在瓦亭故關西南二十里者，或蓋唐末移徙歟？未能詳也。至於漢蕭關故城，詳後文。

此爲涇州西出之主線，亦即驛道。驛道南北復各有道。由涇州有私路西南行六十里至良

原縣（今靈台縣西北九十里），爲隴東要衝，貞元間嘗移隴右節鎮於此，亦爲唐末畿內神策八鎮之一。又西南一百二十里至隴州。

元和志三涇州，「西南至隴州私路一百八十里。」又云，良原縣「東北至州六十里。」復考通鑑二七一，後梁貞明六年十一月，蜀主遣王宗儔伐岐，「出故關（即大震關），壁於咸宜，入良原。」胡注，咸宜當在隴州汧源縣界。由此到良原，殆即元和志所謂私路也。則良原至隴州一百二十里。

又通鑑二三三，貞元四年四月「乙未，隴右節度使李元諒築良原故城而鎮之。」檢舊一四四李元諒傳云：「（貞元）四年春，加隴右節度（略）臨洮軍使，移鎮良原。良原古城多摧圯，隴東要地，虜入寇常牧馬休兵於此。元諒遠烽埃，培城補堞，身率軍士與同勞逸，芟林薙草，斬荆榛，……方數十里皆爲美田。勸軍士樹藝，歲收粟菽數十萬斛。」此見貞元初與吐蕃攻守時代此地之重要性。又通鑑二六〇，乾寧二年，「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胡注：左右神策軍也。）邠陽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則唐末此鎮爲神策畿內八鎮兵之一，蓋亦以地居要衝，且多美田也。

又自涇州西北行九十里至臨涇縣（今鎮原縣西二里），地扼洛口，元和三年城之，置行原州，與平涼之行渭州同爲涇州備邊之南北兩翼衛。

舊憲宗紀上，元和三年正月「庚子，涇原段祐請修臨涇城，在涇州北九十里，扼犬戎之衝要。詔從之。」會要八六城郭目作北八十里。元和志三，作州西北九十里。當從之。舊一五二郝玘傳云：

「貞元中，爲臨涇鎮將。……玘以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帥曰，臨涇草木豐茂，宜畜牧，西蕃入寇，每屯兵其地，請完壘益軍以折虜之入寇。前帥不從。及段祐節制涇原，深然其策。元和三年祐請築臨涇城，朝廷從之，乃以爲行涼州（涼爲原之誤），詔玘爲刺史以戍之。自此西蕃入寇，不過臨涇。」

新一七〇郝玘傳畧同，原州不誤。又云前帥爲馬璘，玘謂璘曰：

「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爲休養便地。」

此述臨涇之形勢，較舊傳尤豁。其爲涇州西北要衝可知。又考新一五六李元諒傳云：

「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渾）城會平涼。元諒軍潘原，（韓）游瓌軍洛口，以爲援。」

通鑑二三二採此條。胡注：「洛口即水洛口，在瓦亭川東北。」按水洛口見通鑑一一六、一五四、一五六，然此處洛口即新書郝玘傳之洛口，謂臨涇也。唐蕃會盟，蕃以原州爲基地，唐以涇州爲基地，唐防蕃詐，屯軍潘原爲正面之支援，又屯兵北道之臨涇爲北側之支援，非華亭西北瓦亭川之水洛口也。

臨涇、平涼同爲涇州之前方翼衛，前涇州條引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邊防，涇州條云：「又謂散地不足守禦，乃建平涼爲渭州，臨涇縣爲行原州，外張蕃翼之衛。」深得兩地之形勢，亦兩道之衝途也。

有青石嶺者，在涇州西北七十里，吐蕃入寇常取此嶺，疑在此道上。

青石嶺屢見兩唐書及通鑑唐紀。

通鑑二二四，大曆六年「九月，吐蕃下青石嶺，軍于那城，郭子儀使人諭之，明日引退。」（胡注：「青石嶺在原州西。那城即漢朝那，故城在原州花石川。」）

又二二五，大曆十三年，「九月庚午，吐蕃萬騎下青石嶺，逼涇州。」（胡注：「青石嶺在涇州保定縣西。宋白曰，臨涇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其界有青石嶺。」）

新德宗紀，貞元三年八月，「戊申，吐蕃寇青石嶺，隴州刺史蘇沔擊敗之。」新一七〇劉昌傳，貞元中，節度涇原，「七年城平涼，開地二百里，扼彈箏峽，又西築保定，扞青石嶺，凡七城二堡。」

舊一九六下吐蕃傳，貞元八年「六月，吐蕃數千騎由青石嶺寇涇州，掠田軍千餘人，還及連雲堡，……。」

當大曆貞元間，吐蕃屢由青石嶺入寇，唐將亦以扞此嶺爲意，足見此嶺當軍道之要，而其地望胡注兩條自相矛盾。又考通鑑一一四，晉義熙三年，「勃勃又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胡注「後漢書西羌傳，安定有青石岸。安定，唐之涇州，涇州有青石嶺。」與上引大曆十三年注合。按據此條，青石嶺不應遠在原州以西，那城亦非漢朝那故城也。檢寰宇記三二涇州良原縣，「朝那城，後魏大統元年自原州百泉縣徙朝那縣於此，其地今割入臨涇縣界。」同書一五一渭州平涼縣，「後周建元元年，割涇州朝那縣於今縣，復置朝那縣，至大業二年，改爲平涼縣。」則唐世朝那地名固在臨涇以東平涼、良原地區，通鑑大曆六年之那城當指

此而言。胡氏偶有不照，以朝那故城當之，乃謂青石嶺在原州西矣。紀要五八，青石嶺在涇州西北七十里，蓋畧得之。唐屬臨涇縣，或當在縣東南二十里道上。然亦未始不有在涇州潘原道上之可能。

臨涇又西百數十里至百泉縣，（今平涼縣西北八十里，蓋今白楊城地區。）又九十里亦至原州治所平高縣。

百泉縣 元和志三原州，百泉縣「西至州九十里。後魏孝明帝於今縣西南陽晉川置黃石縣，隋煬帝改爲百泉縣，武德八年移於今所。」紀要五八平涼府平涼縣，「百泉城在府西北八十里。」（一統志作十里必脫誤。）觀形勢當在此道上，殆今圖白楊城地區耳。然考通鑑二二二貞元三年紀，平涼會盟事云：「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按洛口指臨涇言，胡注云水洛口，誤，詳上條。）以爲城援。……元光不從，與城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趨栢泉以分其勢。」及吐蕃劫盟，「駱元光發伏成陣以待之，虜追騎愕眙，……顧見邠寧軍西馳，乃還。」胡注：「西馳者，韓遊瓌所遣趨栢泉之軍也。」則百泉又似當在平涼至原州道上。但前考彈箏峽在百泉西南七十里之譜，論形勢，平涼西出既經彈箏，即不得又經百泉。檢寰宇記三三，臨涇縣，「陽晉水在縣南一十五里，源自縣西羅使堡，蕃界來，經本州界八十里入涇州保定縣界。」前引元和志，百泉縣曾治陽晉川，蓋陽晉川自百泉流經臨涇至涇州治所保定縣，此道即循陽晉水河谷而行，而潘原、平涼道則循涇水河谷而行也。韓遊瓌軍屯平涼附近，有事乃西趨栢泉者，蓋遊瓌本屯洛口即臨涇，其防禦線固在北，故一旦有事仍趨百泉以分虜勢也。百泉西至原州九十里，臨涇東南至涇州九十里，則百泉臨涇間之距離雖不可知，要當在百里以上無疑。

原州當隴山尾閭，六盤北垂，涇水源此東南流，高平川（今清水河）源此西北流，黑水（今長源水）、瓦亭川（隴水）亦導源州之西南境而南流，故地當涇、渭、河曲間之最高處，而勢頗坦豁，是以漢有高平之名，後有原州之目。然衆水導源，遂爲交通樞紐，置關亦最多。漢世蕭關故城即近在州城東南三十里。唐世此關雖廢，然別置關城甚多，有石門關在州西北九十里之石門水口（蓋今石嘴堡稍北地區），有木峽關在州西南四十里之顏沙山，有摧沙堡者殆即在其西不遠處。石門關蓋當原州西出會州道，木峽關、摧沙堡蓋當原州西南踰隴嶺竿頭山而南接六盤關通臨州臨洮軍道。中葉以後，皆爲吐蕃循涇水

路線侵唐之根據地。有蕭關新城在州北一百八十里之蕭關縣（約今李旺堡、上新堡北之蔡家溝），當原州北出靈州之要道。又有制勝關殆在六盤東南，石峽關、驛藏關殆在平高西境，與六盤關並稱七關。重關險阻，迴環州境，外控河、隴，內拱一城，故此州自昔為西北軍事重鎮。

原州即漢之安定郡，北魏之高平鎮。紀要五二蕭關條，引述漢世史事甚備，以見蕭關在軍事交通上之重要，云：「襟帶西涼，咽喉靈武，實為北面之險。」漢世蕭關即在安定郡東南三十里。詳後文。北魏視高平為河西重鎮，稱為「國之藩屏」，見于景墓誌。（詳拙作北魏軍鎮制度考引芒洛冢墓遺文四編卷一。）一統志平涼府卷山川目六盤山條，「元世祖自和林有事陝蜀，恆屯兵於此。」山即在原州西南不遠，皆見原州為自古軍事交通要衝。唐世形勢，觀下文考諸關各節可見。而舊一一八元載傳所記尤能見其形勢，茲詳錄如次：

「大曆八年，蕃戎入邠寧之後，朝議以為三輔已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為守。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指畫於上前曰：（通鑑此處有「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二十五字。）今國家西境極于潘原，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原州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肥水甘，舊壘存焉。吐蕃比毀其垣墉，棄之不居。其西則監牧故地，皆有長濠巨塹，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黍稷不藝，而有平涼附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移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之。……戎人夏牧多在青海，羽書覆至，已逾月矣。……移子儀大軍居涇以為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嶺，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為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為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之脛，朝廷可高枕矣。」（參看新一四五本傳及通鑑二二四。）

會有沮議，載旋亦得罪，遂不果行。後楊炎復議城原州，人圖苟安，亦未奏功。（見炎傳）。然原州形勝，固如載所議也。舊德宗紀，貞元三年「十月，吐蕃修原州城屯據之。」舊一九六下吐蕃傳亦云：「賊又修故原州城，其大眾屯焉。」時當平涼劫盟之後。自此西北邊防遂益不可為。

原州七關 舊宣宗紀，大中三年春正月丙寅，「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蕃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之兵歸國。」六月，「康季榮收復原州石

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等六關，訖。邠寧張君緒奏今月十三日收復蕭關。」舊一九六下吐蕃傳亦云此時收復「石門木峽等七關。」又考唐會要八六關市目云：「大中三年七月，涇州節度使康季榮奏，六月二十七日收復原州城及諸關：石門關，驛藏關，木峽關，制勝關，六盤關，石峽關。其月，邠寧監軍小使張文銳奏，當道兵馬今月十三日收蕭關。」通鑑二四八大中三年紀，書事畧同。新紀七關所指亦此七者。是所謂七關者當即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及蕭關也。而新唐志原州平高縣條云：「西南有木峽關。州境又有石門、驛藏、制勝、石峽、木靖等關，並木峽、六盤為七關。」有木靖關而無蕭關，與同書本紀即不合。胡注於大中三年二月條取新志為說，與通鑑下文六月七月條本文亦抵觸，何耶？木靖關別無可考，似當列蕭關為七關之一。六盤關已見前考，茲分別考論其他六關如次：

木峽關、摧沙堡 此關始見於周書文帝紀。侯莫陳悅害賀拔岳於河曲，引兵屯永洛。宇文泰率軍取道平涼至原州，「夏四月引兵上隴，……軍出木峽關，大雨雪，平地二尺。」攻永洛城，下之。悅退保畧陽。又隋書八四突厥傳，開皇初，「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來寇。」文帝震怒，下詔稱其舉國入寇，遂數道並出擊之。通鑑繫其事於卷一七五陳太建十四年，即隋開皇二年。胡注：「木峽、石門兩關皆在弘化郡平高縣界。」是也。上舉兩事，皆見木峽關為原州西出之重要軍道。故元載傳，請城原州云：「請移京西軍戍原州，……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又沈亞之對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全唐文七三四）云：

「西戎今當逾河拒北虜，……誠能因此時，……令邠寧、涇原軍皆出平涼，道彈箏。邠寧軍北固崆峒，守蕭關；涇原軍西遮木峽關。鳳翔軍逾隴山，出上邦，因臨洮，取鳳林南關。……」

此亦見木峽關為由原州西出之要道也。唐六典六刑部司門郎中條，京城四面關無驛道者及當驛道而非京城四面關者，皆為中關。中關十三，原州木峽關為其一。按此關似不在京城四面關之列，然亦不能定，故不知是否當驛道也。此關地望，通典一七三，原州平涼郡治平高縣，「有逢義山，有木峽關。」元和志三原州平高縣，「木峽關在縣西南四十里。」寰宇記三三原州平高縣，「木峽關在頽沙山上。」按元和志原州蕭關目又云：「蔚如川源出原州西南頽沙山下。」寰宇記，

同。是顏沙山亦在原州西南，即關在原州治所西南四十里顏沙山上也。

又有摧沙堡者，屢見唐史，舉列如次：

通鑑二二三，廣德二年，「（僕固）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文達遂將衆擊摧沙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胡注：「摧沙堡在原州西北。」舊一一八元載傳：「大曆八年……指畫於上前曰，今國家西境極于潘原，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通鑑二二四，同。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作堆沙堡。

舊一三三李晟傳，爲鳳翔隴右節度使，貞元二年，「十月，晟出師襲吐蕃摧沙堡，拔之，斬其堡使。」新二一六下吐蕃傳述其事云，「虜衆二萬侵鳳翔，李晟擊卻之，因襲破摧沙堡，燒儲廩，斬守者。」舊一九六下吐蕃傳稍詳，而作堆沙堡。通鑑二三二，貞元二年，「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必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沙堡。壬申，遇吐蕃衆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扈屈律悉蒙，焚其蕃積而還。」

是摧沙堡爲吐蕃戍守重地，故元載云然，李晟亦大軍遠襲以分虜勢也。其地在原州之西，殆無疑。字一作堆沙。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鎮戎軍所轄有開遠堡，「西（至）堆沙堡六盤山一帶，……北至軍三十里。」按宋之鎮戎軍即唐之原州，是此堡固在原州西南不甚遠，正即前考木峽關所在之顏沙山地區。然則摧沙、堆沙、顏沙實一音之異寫耳。如此則摧沙堡、木峽關亦可能爲一地。然前引元載城原州議云，「吐蕃防戍在摧沙堡。」又云唐城原州，「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是關、堡又非一地，疑顏沙山區有相當範圍，木峽關在山之北麓或東麓，近原州，摧沙堡在山之西麓或南麓，距原州較遠，故雖爲吐蕃所屯戍，唐仍可乘間城原州也。此關係南踰隴山接六盤關通臨洮軍道，詳下文石門關後。

石門關 此石門之名似始見於隋書突厥傳，時在開皇二年，見前引。但不云關。又前引舊元載傳，大曆中，請城原州，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是中葉已置關矣。舊一九六下吐蕃傳，貞元三年，蕃將結贊劫平涼之盟，虜唐臣至故原州見結贊。旋結贊率其衆於石門，遣中官俱文珍等回國，而送崔漢衡等囚於河州，

不久復使漢衡等「俱至石門而遣之，……送至境上。」舊一二二崔漢衡傳畧同。又通鑑二三七元和三年紀云：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置之甘州，後疑其貳於回鶻。「沙陀懼，酋長朱邪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自歸於唐，遂帥部落三萬，循烏德鞬山而東，行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水轉戰至石門……盡忠死，……執宜帥其餘衆，……詣靈州降。」新二一八沙陀傳畧同。考異引趙鳳後唐懿祖紀年錄云，「自烏德鞬山率其部三萬東奔。居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河轉戰至石門關，（五代史記四唐莊宗紀，略同。）委曲三千里，凡數百戰。雖行程迂迴，但合開皇二年事觀之，必當通西域道無疑。又通鑑二二五，大曆十一年九月，「吐蕃寇石門，入長澤川。」胡注：「長澤川，後魏置闡熙郡，隋廢郡爲長澤縣，屬夏州。宋白曰，長澤縣，漢朔方郡三封縣之地。三封故城，赫連勃勃據之，築爲統萬城。又案原州北有長澤監。吐蕃寇原州，遂北入夏州界也。」亦以原州之石門關當之，是也。考水經河水注云：

「高平川水……即苦水（今清水河）。水出高平大隴山苦水谷，……東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今固原縣稍南），……又北出秦長城，城在縣北一十五里。……又西北流，……合一水。水有五源，咸出隴山西。（其源距縣近者二十六里，遠者六十里。）……苦水又北與石門水合。水有五源，東水導源高平縣西八十里，西北流，次水注之。水出縣西百二十里如州泉，東北流右入東水，亂流左會三川，……東北同爲一川，混濤歷峽，峽即隴山之北垂也，謂之石門口，水曰石門水，在縣西北八十餘里。石門之水又東北注高平川。」

此述石門峽口及石門水方位形勢皆甚詳明，當隴山北垂，宜爲軍道要地。通鑑二三七胡注謂唐之石門關在此峽口，是也。復考宋史八七地理志鎮戎軍條云，軍本原州平高縣之地，有平夏城，「舊石門城，紹聖四年賜名，大觀二年升爲懷德軍。」又懷德軍條，「本平夏城，……大觀二年展城作軍，名曰懷德，……增置將兵，與西安（按宋西安州在今海原縣西）、鎮戎互爲聲援應接。」（軍所屬有石門堡，爲宋所建，在軍西十八里。）此石門城當亦即唐之石門關地也。一統志平涼府卷關隘目石門關條，「州志，（固原）州北九十里須彌山有古寺，松柏鬱然，即古石門關遺址。」又山川目，「今州北九十里須彌山有古石門關。」蓋得之。紀要五八鎮原縣目，「石門關在縣西九十八里，亦曰石門峽。」下引唐石門關事，乃誤以宋之

原州即唐之原州也。然所指方位作西北，與水經注合，為可信。檢申報館地圖，固原西北至海原間，有石嘴堡，頗疑近之。

木峽關、石門關之地望及其在軍事交通上之重要性已如上考。然觀隋世突厥由石門、木峽兩道入寇，元載請城原州，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六盤）之關，則石門木峽明非一道。又前引周書文帝紀，侯莫陳悅害賀拔岳於河曲，退保永洛，宇文泰由平涼至原州，上隴，出木峽關至永洛攻克之，悅退守畧陽。通鑑一五六作水洛城，云悅於河曲害岳之後「乃還入隴，屯水洛城。」胡注：「我朝以渭州籠竿城置德順軍，水洛城在軍西一百里。」按宋德順軍治所在今靜寧縣東，則木峽關乃由原州西南逾隴而南之道。與原州西北出石門之道固異。意者六盤山脈由原州東南綿亙於州之西南境伸延至州之西北境，六盤、木峽、石門三關，由東南向西北並列，分別為原州向南，向西南，向西北之出口；由原州南行經瓦亭出六盤關可東至秦州，西至臨洮軍，由原州西南出木峽關、摧沙堡，亦接六盤臨洮道。由原州西北行經石門關則至會州之道也。（參看後文）。六盤道置驛詳前考。石門道當今考之道，自亦置驛，蓋開元末未見置關耳。木峽道是否置驛，視此關是否在京城四面關之列，未可定矣。又由原州正北行出蕭關（新關）至靈州，當亦置驛，詳下文及長安靈州道考。原州之南面、北面、西南面、西北面皆置關城，名著史冊，近者數十里，遠者百數十里，以備禁防；又有制勝、驛藏……石峽等關以輔之，瓦亭故關、蕭關故城亦在州之東南。此州在交通軍事上之重要性於此可見。

制勝關 宋史八七地志，渭州安化縣，「熙寧七年廢制勝關，移縣於關地，以舊地為鎮。」按宋安化縣在今化平縣，地在平涼之南，華亭之西北，不知果為唐關故地歟？（按制勝關屢見於武經總要前集十八上涇原儀渭鎮戎德順軍路目。但正確地望仍難董理。今姑不深論。）

石峽關、驛藏關 新一九一忠義王同皎傳：王潛，憲宗時，「拜涇原節度使……遂引師自原州踰硤石取虜將一人，斥烽候，築歸化、潘原二壘，請復城原州，度支阻議，故原州復陷。」此硤石疑當作石硤，即石硤關也。紀要五八鎮原縣目石門關係，「又石峽關在縣西七十里，當隴山之口。其南又有驛藏、木靖二關。唐時原州七關在縣境者凡五。」按明人志書，皆誤唐之原州為宋以後之原州，故以今

鎮原縣即唐平高縣也。紀要同誤。故凡唐平涼地名皆誤寄於鎮原，此其一例耳。此所謂縣西者，殆抄古志，實爲平高縣西，即今固原縣西，非鎮原縣西也。

蕭關、蕭關縣、蕭關故城 漢唐皆置蕭關，南北相去逾二百里，非一地。元和志三原州平高縣，「蕭關故城在縣東南三十里。漢書，文帝十四年，匈奴入蕭關，殺北地都尉是也。」又蕭關縣，「南至州一百八十里。本隋他樓縣，大業元年置，神龍三年廢，別立蕭關縣，以去州闊遠，御史中丞侯全德奏於故白草軍城置，因取蕭關爲名。」寰宇記三原州目，蕭關故城及蕭關縣之方位里距全同，述蕭關縣之建置本末亦畧同。是漢之蕭關，唐已廢，故稱故關，唐之蕭關縣在故關之北二百一十里，僅置縣歟？抑且置新關耶？按前引本紀、會要、通鑑皆以蕭關爲原州七關之一，此蕭關者指蕭關縣歟？抑指蕭關故城耶？復按此次收復七關，舊紀、會要及通鑑皆云涇原節度使收復原州及木峽、石門、驛藏、制勝、六盤、石峽六關，邠寧節度使收復蕭關。此所收復之蕭關若指漢代故城言，則地在原州之東南，當在涇原節度收復之列；諸書皆云由邠寧節度使收復，其非故城必矣。且舊紀於收復蕭關下續書云：「勅於蕭關置武州。」武州即蕭關縣地，絕非漢代蕭關故城也。（看新志武州目。）然則大中三年收復之蕭關乃指蕭關縣言，非指漢蕭關故城言，（且既爲故城，已非置關屯守之地。）以縣而列七關之一者，蓋唐中葉，其縣固亦置關耳。是可謂新蕭關矣。前引元和志、寰宇記，蕭關故城在原州東南三十里，蕭關縣即蕭關新城在原州北一百八十里，通鑑一七三原州目，以蕭關縣即古蕭關，誤矣。紀要五八鎮原縣目有蕭關及蕭關城兩條，既誤以唐之蕭關即漢代故址，又云鎮原西北一百四十里，皆誤也。惟一統志能得其正。

至新關今地。元和志蕭關縣目又云：「蔚如水在縣之西，一名胡蘆河，源出原州西南顏沙山下。」寰宇記三三，同。按蔚如水、胡蘆河即高平川，亦即今清水河，是蕭關縣關在今清水河東，南至固原約一百八十里。檢一統志平涼府卷關隘目永安驛條，固原州北至李旺站一百六十里，又北九十里至同心驛。檢國防研究院地圖，李旺、同心皆在固原北清水河側，是唐之蕭關縣約當在今李旺稍北蔡家溝，其處有小水自預旺堡向西流至此入清水河，極可能爲唐之蕭關所治也。（在申報館地圖之上新堡稍北。）

唐代新關雖去漢代舊址甚遠，惟漢書爲中古士夫人人必讀之書，漢武出蕭關，

匈奴入蕭關，久成故實，是以唐人極易混為一談，杜佑亦其一耳。又如岑參胡笳歌送顏真卿使河隴（全唐詩三函八冊參集二）云：

「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山草。」

此所云蕭關當指漢代故關城而言，蓋故城在原州東南三十里，正當在至原州道上，但不知在瓦亭至原州道上，抑在百泉至原州道上耳。至於蕭關縣之新關，乃原州通靈州孔道，似不當原州至會州孔道。蓋會州當在今打拉池西北近黃河地區（或即徙城堡），而東至原州又僅三百九十里，勢不得由原州先向直北繞道一百八十里至蕭關縣再折西至會州也。

由原州西北行約九十里至石門關，又西一百八十里至河池（蓋今乾鹽池堡或其西之打拉池），又西一百二十里至會州治所會寧縣（今徙城堡地區或徙城堡與打拉池之間），在黃河東岸。

通典一七四會州會寧郡目記本州四方四隅至鄰接諸州里距云：

東至 <u>原州</u> <u>平涼郡</u> 四百里。	東南到 <u>原州</u> <u>平涼郡</u> 四百里。
南至 <u>蘭州</u> <u>金城郡</u> 四百二十里。	西南到 <u>蘭州</u> <u>金城郡</u> 四百二十里。
西至 <u>涼州</u> <u>武威郡</u> 六百里。	西北到 <u>涼州</u> <u>武威郡</u> 六百五十里。
北至 <u>靈州</u> <u>靈武郡</u> 六百里。	東北到 <u>靈州</u> <u>靈武郡</u> 六百里。

元和志四會州目八到條，僅有四隅至鄰州里距云：

東南至原州三百九十里。
西南至蘭州三百八十里。
西北至涼州五百四十里。
東北至靈州五百三十里。

寰宇記三七會州目，記四方所至與通典全同；而記四隅至鄰接諸州里程，則與元和志全同，與通典異。三書所記雖畧有異同，但相差不太大，約畧言之，會州向東偏南至原州，向南偏西至蘭州，皆約四百里，向北偏東至靈州，向西偏北至涼州，皆約五百五十上下，多不過六百里也。按視申報館地圖及國防研究院地圖，當在靖遠、中衛兩縣間而偏南近靖遠。檢一統志蘭州府卷，靖遠縣在府東北二百三十里，則唐之會州蓋在靖遠北百里以上。又元和志，會州管縣二，治會寧縣。縣有「黃河堰，開元七年，河流漸逼州城，刺史安敬忠率團練兵起作堰（據寰宇記補堰字），拔河水向西北流，遂免淹沒。」是州城舊在河東岸，雖拔河向西

流，必仍去城不遠也。由此推度，則唐之會州當在今徙城堡地區，或稍北也。然參之下文所考河池及會寧關，又似當在徙城堡與打拉池間。元和志又云，「河池西去州一百二十里。其地春夏因雨水生鹽，雨多鹽少，雨少鹽多，遠望似河，故名河池。就方位與經濟價值言，似當在原會道上。按今靖遠東北、徙城堡東南有打拉池，又東有乾鹽池堡，其一殆為唐之河池遺址歟？又就里距及名稱言，乾鹽池堡之可能性尤大。

原州至會州中途所經不詳，惟石門關就形勢方位觀之當在大道上，即原州西北九十里也，詳前石門關條。又蕭關縣似有在道上之可能，然會州在原州之西微北，相距至多四百里，蕭關在原州直北一百八十里，若繞經蕭關再西赴會州，必不只四百里，故可推定此道由石門西北趨，不北經蕭關也。

又前引宋史八七地理志懷遠軍條云：

「本平夏城，……大觀二年展城作軍，名曰懷德，……增置將兵，與西安、鎮戎互為聲援應接。」

按鎮戎軍即唐之原州治所平高縣，平夏城即唐之石門關，已見前考。西安為州名，宋地志云，元符二年置。此三州軍互為聲援應接，似當在一道上。檢一統志平涼府卷古蹟目，西安州故城「在固原州西北二百十里。」國防研究院地圖，海原縣西有古西安州地名，近固原經海原通打拉池、靖遠縣之汽車道，蓋其地也。蓋宋代由鎮戎軍（唐原州）西北行經懷德軍（唐石門關）、西安州，西至黃河岸。檢日本栗棘庵所藏宋地理圖刻石拓本由鎮戎軍西經西安州至會州一道，尚明顯可辨（前文已引）。即此道也。亦即唐代由原州經石門通會州之道也。宋史地志，西安州西至通會堡五十五里，蓋即因西通會州而受名耳。然則今日由固原西通靖遠之汽車道尚承襲唐代路線也。

由會州畧沿黃河東岸西北行一百八十里至會寧關，為開元十三中關之一。渡河而西至烏蘭關，為烏蘭縣治（約今景泰縣治東）。此為通西域之重要孔道，故具舟五十艘以待行旅。元和中，吐蕃建烏蘭橋於河上，疑即此津歟？烏蘭又西五十里至新泉軍，統兵七千人，為邊防大軍之一，蓋即為鎮護關津而設耳。新泉又西北四百里亦至涼州治所姑臧縣（今武威縣）。

會寧關 敦煌發現水部式（鳴沙石室佚書）云：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會寧關有船伍拾隻，宜令所管差強了官檢校蕃兵防守，勿令北岸停泊。自餘緣河堪渡處，亦委所在州軍嚴加提擗。」

據此，關近黃河，在南岸。當唐盛時，備船五十隻，可見津渡之規模。然唐六典七水部郎中條云，「大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白馬津船四艘，龍門、會寧、合河等關船並三艘。……渭津關船三艘。」自餘各津船各一兩艘。渡子之數，「會寧船別五人，興德船別四人，自餘船別三人。」是會寧船數與水部式大異。按水部式寫本，「伍拾」二字大寫甚明晰，蓋與六典時代不同也。然即據六典已可知此關津在諸關津中之地位。又每舟渡子三人至五人，則水部式所代表之時代，會寧一津渡子蓋近二百人也。每日來往渡人蓋千人以上，交通行旅，可謂盛矣。足見此關之重要性，宜中央訓令加強河防，以此關為首也。又考唐六典六，京城四面關無驛道及當驛道而非京城四面關者，皆為中關。中關十三，會州會寧關為其一。則此關當驛道也。故多行旅往來，且為政府極重視也。關於此關之位置，考元和志四會州會寧縣條云：

「會寧關，東南去州一百八十里。」

按寰宇記三七，全同。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下西蕃地理會州條，「會寧關，州西北一百八十里。」方位里數亦皆相同。當從之。惟新唐書地理志云，會州會寧縣「東南有會寧關。」方向相反，蓋以宋關為唐關耳。明清志書遂相沿承以為關在會州之南。如一統志蘭州府卷關隘目云：「會寧關在靖遠西南。元和志，東南去會州一百四十里。宋史地理志，會寧關，舊名顛耳關，元符元年建築，賜名通會，未幾改今名。……舊志在衛（靖遠衛）西南一百三十里，又西南至安定縣界一百里。」紀要六二，畧同。按此明為宋人所置，在唐關之南三四百里，何可據以說唐關耶？

烏蘭縣、烏蘭關 唐宋志書關於烏蘭關縣之位置及其與會寧關之相對位置，記述頗歧，茲縷列如次：

通典一七四，會州目不書會寧關，而於烏蘭縣下云「後周置烏蘭關，武德末置縣。」

元和志會州目：「烏蘭縣，東南至州一百四十里。……周武帝西巡，於此置烏蘭關，又置縣。在會寧關東南四里。舊城內沙石不堪久居，天授二年移於東北七

里平川置。」

寰宇記三七會州目：「烏蘭縣，州西北驛路一百八十里，其直路一百四十里。」下文與元和志同，惟云：「在會寧關西南，」與元和志小異。

同書一五二涼州目：「東南至會州烏蘭關四百里，從關東南至（會）州一百二十里。」（此「二十」為「四十」之譌，本目固云「東南至會州五百四十里」也。）

舊唐地志會州目：「烏蘭（縣），後周縣，置在會寧關東南四里。天授二年移於關（此有「關」字）東北七里。」

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下西蕃地界目：「（會州）烏蘭關，會寧關西四十里。會寧關，州西北一百八十里。」

新唐地志會州，「烏蘭縣西南有烏蘭關。」

按此諸條似頗錯綜抵牾，不易董理。然有確知者，烏蘭關、烏蘭縣即在一地，或相去極近。又寰宇記所獨有之兩條最為具體明確，亦與元和志東南至州一百四十里之說相合。即自會州西北至烏蘭縣、烏蘭關直路一百四十里，驛路一百八十里，而此關縣與會寧關相去僅四里之遙，（武經總要衍「十」字。）然則會寧關東南至州一百八十里亦就驛道而言，故志書記載烏蘭關縣與會寧關皆在州西北一百八十里也。蓋會寧縣、烏蘭縣以黃河為界，此處黃河雖曲折，流向不定，然大方向則自南向北流，河東屬會寧縣，河西屬烏蘭縣，驛道由會州畧沿河東岸行一百八十里至會寧關，具船五十隻，待行旅，渡河至西岸則為烏蘭縣治，且置烏蘭關。是則會寧，烏蘭兩關相距四里，夾河並置，中為津渡也。唐世重要津渡往往夾岸置關，如蒲津關有東西關城，河陽關置在中潭，而南北各築城防守；今此兩關亦其類也。（又唐世重要山道，亦往往於隘道兩口各置關，如金牛成都道上之白馬關、鹿頭關是也。）烏蘭關縣與會寧關之地望已辨明如上。度其今地當在景泰縣地區，黃河大灣曲處。烏蘭縣關蓋在景泰縣治東不遠，會寧關則在河之東岸也。紀要六二靖遠衛目：「烏蘭城在衛南百十里。……後周置烏蘭關於此，唐武德末置烏蘭縣。」又云：「烏蘭山在衛南百二十里，上有關，唐置烏蘭縣，以此山名。」一統志蘭州府卷古蹟目烏蘭城條云：「在靖遠西南。元和志東南當作東北，寰宇記西北當作西南。」此與釋會寧關同病，皆據後代關址輕改古籍之過也。楊守敬唐書地理志圖蓋據紀要、一統志繪之，自誤。

烏蘭橋 舊一三三李晟傳附王伾傳：「元和中，……伾……爲朔方靈鹽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於河壩，先貯材木。朔方節度使每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至是蕃人知伾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併力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邊上至今爲恨。」按此橋當梁黃河，而在烏蘭縣境。按此事，通鑑二二九書於元和八年。而卷二三五貞元十六年紀已書：「靈州破吐蕃於烏蘭橋。」若此橋字不誤，則舊本有橋，元和八年復建之耳。又通鑑一五七，梁武帝大同元年，西魏大統元年，「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與東魏丞相歡善，……（宇文泰）欲擊之，道元帥所部三千戶西北渡烏蘭津抵靈州，靈州刺史曹泥資送至雲州。」則此地早爲津濟處，不始於唐蕃交兵時也。頗疑此津橋即上文所考會寧關、烏蘭關所挾之河津歟？

新泉軍 元和志四〇涼州目，敘河西節度所統軍名有新泉郡，「會州西北二百里，大足初郭元振置，管兵七千人，西去理所四百里。」按此「郡」爲「軍」之誤無疑。檢通典一七二州郡典序目下正作「軍」，去會州、涼州方向里距全同。惟統軍作「千人」。新志，會州「有新泉軍，開元三年廢爲守捉。」殆即此也。按建軍多當大道。通典一七四，會州、涼州兩目，皆云東南相距六百里，則新泉軍極可能在涼、會大道上。謂六百里者當就驛道而言，是此軍當在烏蘭縣關之西北二十里也。蓋即爲保護關津而設耳。一統志蘭州府卷古蹟目，云「新泉城在靖遠西南，」此蓋亦宋城，非唐軍也。

（四）結 論

綜上所考，長安西北至涼州主要道路有南北兩線，南線經鳳翔府及隴、秦、渭、臨、蘭五州至涼州，北道經邠、涇、原、會四州至涼州，皆置驛。

南道由長安都亭驛西北行度中渭橋至臨皋驛，縮轂西道，凡西出河隴，北達靈鹽，西南入巴蜀雲南，皆以此爲總樞紐，故公私送迎皆宴錢於此。由驛而西，行渭水北岸，經三橋、望賢宮、咸陽縣、溫泉驛、興平縣、槐里驛、馬嵬驛、望苑縣、武功縣、扶風縣、龍尾驛、岐山縣、石豬驛、橫水，至岐州鳳翔府治所之雍縣即天興縣（今鳳翔縣），去長安三百一十里。又由武功畧循武亭河谷（今賈趙河）西北行，經好時縣、麟遊縣，

亦至鳳翔，且亦置驛。

鳳翔府爲京西重鎮，置鳳翔節度使以鎮之。府南有驛道經散關入劍南，爲西南交通大動脈，詳另文。府西驛道通涼州、安西，即今考之道也。

鳳翔向西循汧水即魚龍川東北岸而上，經汧陽縣至隴州治所汧源縣（今隴縣）。去鳳翔府一百五十里。

隴州西行三十里至安戎關，大中六年築。又三十里至大震關，乃漢以來之舊關，居隴坻重岡，當東西交通孔道。開元時，京師四面關且當驛道者爲上關，上關六，此居其一。安史亂後，自隴以西陷屬吐蕃，唐人塞之以阻蕃寇。大震又西五十里，至分水嶺，置分水驛。關嶺地區，古稱大坂，廻環九折，最爲險阻，不但隔閼華戎，且東西氣候亦殊，故東人登陟，往往感發興悲。下隴而西，循清水河谷經弓川寨、清水縣（今縣西十五里之西城），至秦州治所上邽縣（今天水縣）。館驛宏壯，杜翁所謂「臨池好驛亭，」「驛道出流沙」也。東去隴州三百四十里。關嶺驛道之南有安化峽，道通汧陽、清水兩縣間。又南有安夷關道，關臨渭水，蓋東通寶雞、鳳翔，西通秦州，爲北魏以來之東西交通孔道，今日隴海鐵路大抵即循此故道而築也。

秦州向西畧循渭水河谷而上，經伏羌縣（今甘谷縣）、隴西縣（今隴西、武山兩縣間），至渭州治所襄武縣（今隴西縣東五里），去秦州三百里。

渭州向西有西南、西北兩驛道。西南道經鄆縣、三交驛，共凡八驛至岷州，又經洮、疊等州至松州，入成都府，爲隴右、山南、劍南最西側之交通幹線，藉備吐蕃，詳另文。而今考之道乃由渭州西北行，仍循渭水而上，經渭源縣（今縣東北）、渭源鎮，至高城嶺。嶺爲蓋水、渭水所出，西東分流，此道窮渭水之一源至此險嶺，復循蓋水西下，經武階谷、武階驛，以開元間大破吐蕃著稱史策。又西至臨州、臨洮軍治所狄道縣（今臨洮縣），東去渭州一百九十里。道至臨州折北循洮水河谷而下，經長城堡，踰沃干嶺，入阿干河谷至蘭州治所五泉縣，亦名金城縣（今皋蘭縣），在黃河南岸，置金城鎮、臨河驛，南去臨州一百九十里。

由金城北渡大河，出金城關，正北微西，畧循逆水河谷（今莊浪河）而上，經廣武縣（今永登縣東南莊浪）、昌松縣（今古浪縣西），越洪池嶺，至涼州治所姑臧縣（今武威縣），南去蘭州二十驛五百四十里。今圖蘭州河北至武威之長城蓋即畧循此故道而築也。州去長安取此道凡二千零二十里。

北道亦由長安都亭驛西北行，渡渭水，經臨皋驛，至咸陽縣。折而西北行，經磁門驛、管城驛，至醴泉縣（今縣東北十里），置醴泉驛，又經駱驛至奉天縣（今乾縣東）。又自咸陽西經興平縣驛，折而北亦至奉天縣，置奉天驛。地當長安西北通道之要，唐中葉以後常置重兵拱衛京師。奉天北出經漠谷，踰梁山，經永壽縣，麻亭驛，至邠州治所新平縣（今邠縣），去長安三百里，稱為長安北門，唐中葉以後置邠寧節度使以鎮之。

邠州西北行畧循涇水河谷而上，經淺水源、宜祿縣（今長武縣），高墟城在城北。又西經長武城，城據原首，俯瞰大道，常置重兵備吐蕃。又西經折墟城至涇州治所安定縣，一名保定（今涇川縣北五里），東去邠州一百八十里。涇州地形平敞，唐代前期，當安西孔道，故張籍涇州塞云：「道邊古雙堠，猶記向安西」也。中葉以後居西塞之口，恃連雲堡為屏障，置涇原節度使以鎮之。

涇州西至原州有南北兩道。南道由州而西，經連雲堡、潘原縣（今平涼縣東三四十里）、平涼縣（今縣西三四十里），元和中置行渭州，常置重兵。又西北經胡谷堡（今安國鎮），入彈箏峽，因水聲受名，形勢奇險，為戍守要地。又西至瓦亭故關，在六盤山東北麓。由此西南踰隴山關即六盤關，西通臨州，東南通秦州。六盤臨州道且置驛。今考之道則由瓦亭故關西北行，蓋經漢蕭關故城地區至原州治所平高縣（今固原縣），東南去涇州三百二十里。此為涇原間交通之南道，亦為驛道。其北道則由涇州西北行，蓋經青石嶺至臨涇縣（今鎮原縣），地當洛口。蓋此道循洛水（今洪川河）河谷而上也。元和中置行原州，與平涼同為涇州防禦之兩翼。又西經百泉縣亦至平高縣。

原州當隴山尾閭，六盤北垂，涇水、黑水、高平川、瓦亭水皆導源於此，四向分流，故地當涇渭河曲間之最高處，亦為四方交通之樞紐。漢置瓦亭故關及蕭關故城在州東南，唐世置六盤、木峽、石門、制勝、驛藏、石峽及蕭關新城，去州或數十里，或百數十里。重關險阻，外控河隴，內拱一城，故此州自昔為西北軍事重鎮。元載、楊炎議城原州而未果，吐蕃據之，中國西北邊防益不可為。原州北出蕭關（新關）至靈武，西南出木峽關經摧沙堡至臨洮軍入吐蕃，皆置驛，然皆非今考之道也。今考之道，由州西北出石門關，經河池至會州治所會寧縣，（今靖遠縣北約百里，蓋徙城堡地區。）在黃河彎曲處之東岸，東去原州三百九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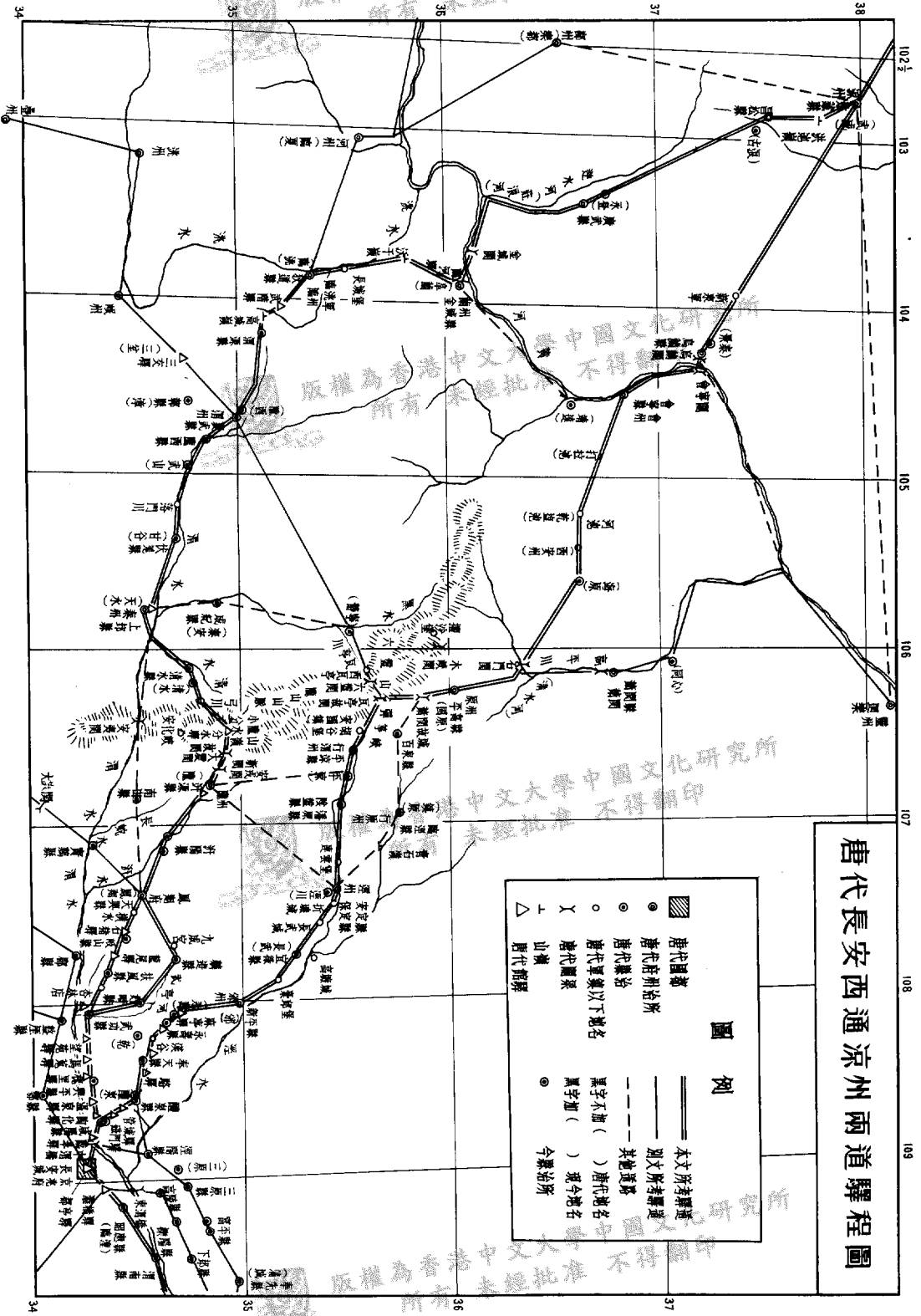
由會州畧沿黃河東岸西北行一百八十里至會寧關，渡河西岸為烏蘭關、烏蘭縣（今

景泰縣治東)，兩關對挾河津，具舟五十待行旅，是為關內河西交通軍事之要衝。安史亂後，地陷吐蕃，曾建烏蘭橋於河上，蓋亦此津也。關津又西二十里有新泉軍，蓋亦為此河津而設耳。軍西四百里至涼州治所姑臧縣（今武威縣），今圖景泰至武威間之長城，蓋即畧沿此道而築也。州去長安取此道凡一千七百九十里。

由上言之，涼州東南通長安兩道皆置驛。南道驛程大數二千里，自渭州高城嶺以東，大抵皆循渭水河谷而行，惟隴坻一段四五百里間，東循汧水河谷，西循清水河谷，然亦皆渭水支流也。高城嶺以西循蓋水河谷入洮水河谷，折入阿干河谷至蘭州，踰河而北，乃循逆水（今莊浪河）河谷而行也。北道驛程大數一千八百里，原州以東大抵沿涇水河谷而行，至邠州乃折南，踰梁山至長安。原州以西，則橫越山河，蓋隴山北閭，地屬高原，稍已平夷，且近沙磧也。南北兩道間常有通道相聯絡，且有置驛者，如原州通臨洮軍道是也。

大抵北道徑捷二百里，但平涼以西道較峻險，南道雖迂，但較平坦，且沿途亦較富庶，故唐人行旅，似取南道者為多。如文士西行，取南道可考者，有岑參、王維、高適、杜甫（杜翁本意不止於秦州）四人，取北道可考者僅顏真卿一人也。後世北道更自瓦亭西南出六盤關至蘭州，不復經原、會矣。唐世，北道會寧、烏蘭兩關所夾河津，具舟五十待行旅，渡子蓋近二百人，日渡行旅蓋以千計，南道行旅若又過之，則唐代盛時，河西西域使節往還，商貿興盛，可概見矣。杜佑稱涼府以東交通繁盛，與幽并荆益並列，誠不虛矣。

民國五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教師節起草，十二月一日初稿完成，六十年元月六日補訂，十一日改寫序言，三月二十五日謄本校補畢功。



Two Post Roads leading from Changan westward to Liang Chou in the Time of T'ang

(A Summary)

YEN KENG-WANG

Liang Chou (now Wuwei Hsien) was the base of operations for the control of Hsi Yu (western countries) in ancient China, and also the gateway linking China proper with Central Asia. Hence it has occupied strategically and economically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But the timeworn roads leading from inner China to Liang Chou have yet to be positively defined. The present work, therefore, attempts to solve this problem. After careful study, the author found that in the time of T'ang there had been two post roads, one south and one north, leading from Changan, the T'ang capital, westward to Liang Chou. The following is a simplified description.

The south road began at Changan, crossed the Middle Wei Bridge by the west side of the city, led westward more or less along the north bank of the Wei River, reached Fenghsiang Fu (now Fenghsiang Hsien); then it led northwestward along the valley of the Ch'ien River, reached Lung Chou (now Lung Hsien), passed through the Tachên Pass on the slope of the Lung Mountains, turned southwestward along the valley of the Ch'ing River and descended to Ch'in Chou (now Tienhsu Hsien); then it again led along, and ascended from, the valley of the Wei River, crossed into the basin of the Tao River, passed Lin Chou (now Lintao Hsien), turned northward and reached Lan Chou (now Lanchou Shih); then crossed the Yellow River, again led northward more or less along the east bank of the Ni River (now the Chuanglang River), and reached Liang Chou.

The north road also began at Changan, crossed the Middle Wei Bridge, turned northwestward, led more or less along, and ascended from, the valley of the Ching River, passed Pin Chou (now Pin Hsien) and Ching Chou (now Chingchuan Hsien), traced the source of the Ching River, namely the T'angchêng Gorge, passed the site of the old Hsiao Pass, reached Yuan Chou (now Kuyuan Hsien); then again led northwestward, went through the Shihmen Pass, reached Hui Chou which was situated on the east bank of the Yellow River (roughly the site of the present Hsich'êng Pao); then went along the Yellow River and descended to the Huining Pass, crossed the river to Wulan Pass (roughly east of the present city of Chingtai Hsien), again turned westward to Liang Chou.

Both the roads were very busy post roads in the time of T'ang: the south road ran for about 2,000 *li* and the north road for about 1,800 *li*. Sometimes at the Huining Pass there were simultaneously about 50 ferries on service with crews estimated at 200 men; the busy state of the north road at that time can be imagined accordingly. The south road ran mostly through river basins, and

the basin of the Wei River was wider, flatter, and also much richer than that of the Ching River. It can also be imagined, therefore, that there must have had still more travellers moving on the south road and it must have been even more flourishing and prosperous. It was said at that time that "of all the prosperous and populous regions of the world, the region lying west of the Lung Mountains is matchless." Though somewhat exaggerated, this comment does have some truth in it.

